

岸者一百餘丈視舊居深廣軒廠迥不侔矣工訖遷本邑
孤貧若干聚而居之舊居悉以讓之秀水非惟兩邑之無
告者嬉嬉于于相忘于寬適飽煖之地而事久論定綜覈
奚難是舉也爲費五百八十餘金一不煩公帑卽以所扣
月糧銀充焉且役不踰時民無毫累舉二百年未有之曠
典于俄頃笑談之間侯之功顧不偉歟歲乙酉五月侯奉
徵書行慮此不紀無以詔後遂命檀芳書之檀芳竊惟古
之君子學專爲己其爲政恥效世俗急功近利之事惟于
吾心之所不忍與天地之所不能盡汲汲加之意焉故設
施措置始之若甚迂遠而策其效則利養政理化民成俗

往往而是三代以上無論已卽漢廷循吏如潁川北海非
不卓然有殊絕可紀之績然言考其事一則曰瞻鰥寡孤
窮一則曰存問耆老孤寡未嘗不于人所易忽者先之侯
學古之道者也其來吾嘉百廢具舉而尤務先施窮民非
古人重本意耶指日借侯臺省間當又有先務爲急而天
下生靈並受其福者矣侯惻惻無華爲政一本經術而潔
己愛人三年間悉其意以厚于民諄諄然若拊摩乎其子
廛其身以周于事皇皇然如經營于其家至若闢黌宮以
興學校辨冤獄以活無辜清丈量以正經界議開墾以除
積荒皆其章章表著者茲不具書重養濟事也侯名雲程

蘇之常熟人起家丁丑進士先任淳安以治行最遷吾邑云

門攤碑記

孫植

粵自先王體國經野國有廛賦野有田賦卽唐虞三代不廢也顧其法貴均焉我樞李田稱膏腴而征徭亦甚重先是占田者率十年一編役役有輕重重者至鬻田不足供費民甚苦之隆慶間侍御龐公廉其狀疏請爲均平之法于是田野之民得保恒業矣至市民所爲供億如總甲火夫義官坊民之類其法猶未均也富而狡者得夤緣而脫漏貧而良者率疊役無更休甚至破產廢箸而不得免乃

有里民施于國慨然條其隱情列其實禍首鳴諸當事者之前然且甲可而乙否幸天之猶未忍示民也而施于國之剖陳益詳其利病若別黑白藩臬郡邑諸公遂可定爲門攤之法薦紳大夫與鄉歲例貢贖序之士所起稅其餘則估其屋舍值十金大都租一金租一金廛歲不過八分五釐百金上下准是爲裒益而道路人吐貧苦者則又遞減之不滿法嘉興爲九百五十戶稅可得銀一千三百八十一兩八錢五之官官乃召募習事者爲總甲坊民諸役宣公放生爲旌旄駐節之所其役尤甚故食十金

十二兩如春波北板鹽倉常豐其值十兩八
角里其值九兩六錢次義官八名伺候巡
道府縣屬
日差使其值每名七兩二錢又八名聽候
院道按察
勅印府縣差用稍減其值每名三兩六錢
次次其值五
兩四錢次坊民其值三兩六錢下至儀從
鼓吹木鐸
汲水之屬皆量其役繁簡受值多寡總其
費亦其銀八
五十五兩六錢五分于是民樂輸而易辦
上薄征而事
富者無規避貧者無重困焉則其法之均
也於俸錢
爲有三善焉民之由于官也力役則無常
費僱役則有定
額初坊間屋舍不滿百金者輒充甲歲值
一月一月之

費少者不下七八金而多者過十金民寧
不坐困哉茲門
攤行卽屋舍百金者稅不足一金民勉力
輸稅則可安枕
而臥矣善一也役在民則其費多役在官
則其費少如總
甲坊十二人其費以百金爲常茲定爲僱
役之法則不及
十金而辦矣諸役皆稱是善二也市廛之
民其費過
諸于官足跡入府縣輒爲股栗矣故其費
當
責焉茲募習事者爲之則練而不懼于法
且
者得以役于官而恤其私善三也蓋一法
行而三善集其
便俗而惠民也不微渺矣雖然昔人有云
有治人無治法
一法之立一弊之隨也善始善終其在
循良哉其在循良

嘉興府志 卷之三
哉是法也俯察民情始爲酌議則前督撫郭公謝公侍御
蕭公吳公鮑公鹽院萬公馬公房公藩憲朱公臬憲王公
沈公郡守李公武守蔡公別駕胡公張公邑令羅公諱慎
調停定爲畫一之法則前督撫徐公今侍御王公藩憲舒
公臬憲張公前郡守黃公今崔公貳守梁公節推臨公奉
而行之除奸剔弊士民稱便則今邑令張公而邑簿黃君
亦與有編勘之勞者若憂衆之憂罔所顧忘令下情達而
民困甦則良民施于國之力不可泯也皆得備書焉

秀水常平倉碑記

畧節

吳弘濟

易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尼父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
亦惠而不費乎夫所謂損與利者非真取此以與彼家給
而人足之也民有利病吾體察之時有豐歉吾調劑之歲
收有有餘不足吾因而盈縮之已耳余嘗見嘉禾歲穰粟
多則盡趨市糶糶者多則糶者少而價日卑價日卑而民
不得糶者苦于無錢也于是乎農病歲凶粟寡則盡趨市
糶糶者多則糶者少而價日高價日高而民不得糶苦無
粟也于是乎民病當此之時能使不傷農不害民農家不
致賤棄如糞土而窮民不致貴取如珠玉豈非先王惠養
元元之道而爲民父母之所當惻然動心者哉異時父老
言嘉靖辛酉陰霾肆虐釜竈棲蛙近又寓目于萬曆戊子

嘉興府志 卷之九
歲旱魃陸梁千里一望如灌莽此兩年歲責莫入道僅相望鬻婦子如豕鹿然白骨纍積借有早計儲糶之術給彼升斗何渠至是高皇帝建預備倉實倣常平遺意第患無良有司奉行自邑大夫李君下車蜡順成而民康樂于今五年適奉檄各郡邑建立常平倉以備凶年主糶糶乃設倉凡四爲王江涇爲新城爲濮院鎮爲陡門歲時旱澇中饑糶半廩大饑糶全廩民無橐食官無追呼以寬流亡天札之殃皆奉當事者指且有成籍若乃經營相度寢處不遑則李大夫業受成于守道張公巡道湯公與郡大夫曹公早夜勞苦暴露集謀鄉三老而不日亟成之者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我大夫廣上德意引而推于市落阡陌間計每厥穀五千石于四鎮餘二萬石計平糶二萬石可令價無翔二十餘萬石以時灌輸寧有窮期使長得如李大夫賢以修明其法邑無糶政野無懸糶于豐凶何有賢人深謀于廟堂念欲保障東南勞來生息庶幾毋忘常平初意哉

陳侯去思碑

姚弘謨

嘉善故小邑也田瘠而賦重侯之至廉以持已正以率物厲精吏治加志民隱暮而政成踰年而化洽三年而勞者逸作者息逃者還其里長者安其居舉其槩則敦禮範省

刑罰寬逋負之責絕誅求之擾講授經義而人文變旌禮
孝廉而條教飭表祠先哲而廢墜舉蠲俸貸民而困窮悅
墾積荒之田而民業饒置遞年輪值之法而糧役省申保
甲之令而姦宄息嚴鬻子之禁而生齒蕃重淫祀之刑而
薄俗移則又有大者海寇剽掠茲邑近海未城實切剝膚
侯獨預爲戒嚴寇知有備罔敢睥睨故終侯之任而犬無
宵警民實賴之古人有仁聞止入境之蝗威名驅渡河之
虎者侯能使百萬之民脫之水火功顧不偉哉噫侯去未
期月而寇入者且再三矣仁哉吾侯吾民安得不思而記
也陳侯名道基字以中福之同安人登庚戌進士第

賑族田記

錢琦

某幸賴皇上之德祖父之教叨與甲第歷官中外且四考
食祿幾二十年德薄位隆道微享厚每以爲懼因置常稔
田百畝贍族人之貧而賢者婦之守節者夫族人乃吾祖
之苗裔國之士與民也有田何必盡私已之子孫贖族人
之貧而勸其賢益勉其忠孝于君親此其置田意也吾子
孫其毋侵奪以成吾志抑以彰君恩祖德云或曰此亦范
希文之遺指與曰希文志大力亦大故其所贖者嫁者娶
者生子者葬者具有條目又旁及手仕而家居者其出納
書記具有司存約已裕族散利薄施今古一人而已某茲

之舉聊盡吾敦睦之心焉耳子擬之希文過矣曰希文受知神廟歷事三朝入柄大政出鎮西陲忠讜勳庸晦翁稱爲有宋名臣第一然其事親孝賑族義乃其事功之本也語云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又曰親親仁民愛物子于希文力異而義同位異而心同夫其義與心同又何論其力與位也後之人光大而善成之禮義養心規度範族由宗黨之睦聯屬乎幅幘自子姓之歡廣愛于舍氣移孝作忠輯邇御遠履憲植操樹功覃澤咸自吾宗焉得之是亦希文而已矣古人不云乎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某再拜曰善乎稱希文之義以教某某不敢當亦不敢忘也援筆

記之

顧氏義田記

顧際明

吾顧氏家于清風涇數百年爲武塘著姓先君子平舟公做秀才時嘗慕范文正公義田遺風思所以賑其貧者奈白首寒氈賁志以沒予雖幸叨一第早憇青山力亦未逮萬曆己酉歲族兄白陽乏嗣予勸其捐田一百五十畝爲義田以贍同族若身後之丘壠使紀綱者代爲祭掃是無子而有子也予亦捐田三十畝又勸思槐捐十畝瑞岡捐五畝族人歲沾其惠但規制未備予又置田四百三十餘畝共六百四十餘畝非曰好義聊以成先志而已涇上舊

有祠堂卽于田內以一百畝供春秋二祀其五百畝則贍風涇之祠若墓外悉爲賑族之用非徒卹貧亦兼勸善使一脉不爲陌路多賴易爲良民豈非祖宗之所深願乎乃予更有一言以相勸也人情莫不欲富惡貧今日之待賑者當惻然思曰吾獨非夫而俯仰于人于是刻苦勤儉毋藉此爲久計倘能自給而無俟于助所得孰多願同宗勉之

建郡城各處水口總柵議

李日華

先年之盜不敢輒入內地止於沿塘行涇剽劫孤客正以各口有柵口不易入卽得入而別口之柵又不易出入而難出勢卽成擒近因承平日久諸事墮惰各口之柵無一存其稱設柵鎖閉者止於城市橋梁下橫短小木一雖有鎖鏈亦不堅固又於編民中擇其下戶貧窘者強派柵夫此不過要索往來行舟將以爲盜而已若遇大盜寧足爲防守之計乎今當差官於郡城四面查有小水接連大水去處兩邊密釘椿木四五層其木務須堅鉅中作水門一通船往來除官船運艘經者其餘止容一船鐵鏈巨鎖晨昏啟閉點附近殷實之人編定工食從厚給與仍於柵左右置造官房督令看守總柵之內於各處橋梁仍舊安置橫木以時啟閉此後卽有大盜能斬柵而入看守之人力

不能敵者亦可自從陸路馳至第二層內柵邊呼集居民
爲禦盜之具又於緊要柵口撥兵船一隻臨期放炮發哨
助其聲援所謂重門之險也嘗閱史傳見唐末時我地西
南屬吳越錢鏐西北屬江南李昇東北屬楊行密紹興沿
江海以達海寧又屬董昌汪汪積水之中四分五裂各自
爲守亦惟恃有水柵一節故嘉善有澱山湖柵吳江有防
山湖柵長橋寶帶湖柵崇德有語溪石門等柵桐鄉秀水
有辟柴柵附近我郡有杉青柵至今尚稱爲柵堰又曰北
柵口東柵口是也成化間姚御史公綬畫有杉青閘圖兩
頭石甃爲堤中開一口通船堤上列屋數間爲守閘者所
棲當時水勢懸流故須閘爲阻嗣後因海水退吾郡之河
悉爲平流石閘遂廢然閘存不唯畱水以資灌溉亦實藉
以遏禦盜舟今閘旣廢柵尤不可已也人無遠慮每狃于
目睫階庭之間而不能及郊圻之外又多惟擾匆迫於聲
息可畏之時而弛玩於平定之後是以猝發之盜往往束
手無策耳大畧郡城四面八維之口有二十餘處而其大
口緊要者亦止七八處附城兩邑各塢處工料二百餘金
各立柵夫派編工食銀三四十兩柵成每歲於冬月水涸
時捕官逐一看驗有損壞者卽行修補則內地之民與城
池庫獄可以永保無虞矣

城守議

章士雅

有兵有食而城池不固不可守也本縣衛所不設無兵已食廩久虛無食已兼孤城草創而四圍臨大河高不越丈以樓船臨之船尾高于雉堞也此不亦至危險哉本縣于二十年間已于內城加土三尺增添雉堞之傾頽者稍稱完固第周城數里止敵臺十二所防守甚難爲今之計合應添設敵臺數處萬一有警可以從傍夾擊城外東西附郭要地亦宜添設墩臺三四座一以便屯聚一以便探望修城池議兵食以期可守亦目前務也按嘉靖中海曾竊發以柘林爲巢穴離本縣七十餘里橫行境內民受荼毒

此柘李之隱憂也宜于演武場左臨華亭塘對築兩臺或卽于羅星隘處築之縱有倭船深入兩岸夾攻矢石交下賊必不能飛渡矣大都附城劇地俱宜築臺而此爲尤要云

水災免稅申文

章士雅

本縣地劇東南土居下濕旣乏蠶桑之業又無花鹽之資民庶而賦重所仰賴者秋成之禾稼也乃春多積雨水與平堤夏更淫澇潮隨破岸迷漫極目川原上下奚分浩蕩無涯疆理高低孰辨先種者禾沉水底皆腐爛而如蒸去種者秧浸溝中悉消磨而若刈車戽號呼動地一夕皆空

嘉興府志 卷之十一
圩塘築塞連旬片時盡潰水次旣已沉竈而產蛙郊居亦
且斷橋而失渡黃髮垂髻擁舟痛哭耕男餉女結衽悲啼
目擊肝摧耳聞心惻其名災雖自縣尹而降罰亦係天心
且本縣水旱頻仍民窮未起錢糧逋負促督屯艱今又復
罹此災實難存濟若不亟爲申請破例蠲恤非惟國課難
輸而嗷嗷待命之民將有大可虞者矣
章令又有豫修倉
并社學議傳頌一
時

清丈法

崔嘉祥

國家墾田有定額比來狡僞萌起避重就輕互相影射浮
糧遂多萬曆八年冬言官建議量田於是詔諭天下墾田

通行丈勘計畝核實當辦糧差一時有司務以額外增田
爲功乃立扇長圖長弓正計筭知因人役先令民間自報
額若干今丈出若干或丈缺若干編號插籤然後各役到
田再三覆丈每至一鄉鳴鼓擊柝號召業主業主則簞食
壺漿蒲伏道左承奉惟謹而此輩猶然伸縮其間水涯草
塹盡出虛弓古塚荒塍悉從實稅至于田連阡陌者力足
行賄智足營奸移東就西假此託彼甚則未嘗加弓之田
而啣扇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窟遂使數畝之家稅愈增
而田愈窄焉夫田間形勢以四圍通水爲一圩而圩之大
小不齊不可以計畝限也法當每圩立一圩長通計圩內

田月若干每月實田若干某戶田若干庶便稽查可無隱漏今各役不論圩頭止限田數一圩之田數人分丈一人之役數圩分量互相推托實生弊孔小民重困職此之由立法不善其弊一至于此惜當時未有爲上人告者

申詳均役議

靳一派

本縣坐臨劇衝差煩役重民多苦之今蒙撫按二院在均解呈詞批行道府轉屬下議卑縣奉牒之次退而三思何以答上行至意伏睹院道府叅詳海鹽縣揭申或議加貼或議裁減或議仍舊皆因役之重輕爲劑量官民兩便勞逸以均再閱先詳寧邑刊書齊編有漏均貼無遺齊編年

煩均貼承逸况編雖定其人未必果堪榜雖懸其後未必不改雖均贍不免于加賦然照解偏費與贍解均費總屬民膏而偏孰與公則莫如均貼便矣更查徐寺丞奏准內米解非民不可絹銀等解決宜差官等因爰會同父老士民虚心採訪法惟期于便民事必求于經久今據闔邑輿情參互斟酌大率兼用寧鹽寺丞之條例而通融于有餘不足調濟于在官在民漕米等解宜民三四等解宜官宜民則僉民役而以槩縣之秋糧照田派費務令貼銀者不病力役在役者不虞賠補宜官則休民役而以原額之水脚量勢厚給務令以官府代民解之苦以合屬答官解之

勞至于民解貼銀與縣給印信官票聽令畱內對支其官
解給費之法則新舊貼銀隨正另封解府倒批驗給員役
似慮官民兩便勞逸適均或謂輸財小民之分以官代民
于體非宜不知設官食祿正以爲民民財旣徵亦卽官物
十三藩司歲歲解額入京何嘗非官哉况省吏書之雜費
釋愚民于欺罔無苦官解是卽以家督而經營子姓之勞
也或謂重議減不得何堪再派不知每年分潤節餘便穩
過十載黃冊合邑衆擎力易不致獨撐破家且使有田者
不須花分詭寄當運者可無避重就輕派貼一行是卽散
癩疥于皮膚而救癰疽者也或謂派銀須徵入庫照役點

發沿戶支收似滋拖賴不知民間派數有幾逸享無窮苟
有人心豈忍不與况以官徵民敲扑未免滋擾由庫發役
入豈保無奸竊恐時局滄桑胥吏上下今日以正額而
加派異日以加派爲乾沒皆不可知對支之法是卽桔槔
灌苗而涓涓滴滴皆田受之者也或謂本縣里長每年二
百一十三名計今承役北白等項止八十三人耳餘旣按
產編里安得退而中戶並幫不知役由田僉貼由田派彼
願出力則役卽是膏脂此願認幫則膏脂何非役色人戶
田最寡津貼亦寡遞年田稍多津貼亦多且區長尚有輪
流見年奚遽而與人戶同者均貼之說是卽兄弟名營一

業而左右手自相爲也若乃通邑士紳例有優免計大計小宜寡宜多此皆本縣之所嘔心熟思而與吏民共確之者且使今茲以往鑽刺請托之計漸無所庸嚇詐需索包攬糜費之弊亦不復長衆議旣同人情允便

救饑本論

陳龍正

治天下之病猶一身然有治其本者有治其標者有治其標可通于本者有必治其本而後可達于標者夫饑民論之豐年一二災民偶來行乞殘羹剩粒誰其吝之屬厭之餘不啻含哺而嬉之適也小惠而補王道之偏所謂治其標卽可通于本者此類是也間有天災流行朝廷業已蠲

租小民猶窘且夕轉徙流離而其時有大人君子如汲長孺之矯制發粟富文忠之安泊勸誘原子英之設法安插但度一時之厄卽開永世之生俄而麥熟禾登向之死生莫必者今且室家無恙也所謂治其標而本治不外是者此又其一也若夫今日之饑民則異是其始起于天災之流行而其繼成于人事之失策庚辰歲梅雨數旬西吳一路田禾盡渰而催科維亟流離之禍自此起于時識者之言曰歲實無收倘公家能行寬恤則小民猶將忍死旦夕以需麥荳之登蠶桑之熟未忍流離也但得小民室廬婦子無恙今歲雖荒明秋可熟國家亦何靳數縣一歲之糧

而不爲無窮計耶今雖勉支國賦而戶口盡亡且蝗蝻遺孽又得十數萬頃汗萊以滋殖之嗟乎偶歉者天之運而一荒再荒者人事實使之然也暨辛巳夏旱魃繼虐飛蝗佐災樵李以西苕溪以北并未嘗有翻耕播種之勞焉然而監門無鄭俠之圖長吏避陽城之拙本戶旣逃則取償于親戚親戚又散則波及于鄉隣其貧者業以逋負而傾家稍康者復以賠累而入罪于是小民敲骨無支始不得不以逃亡爲長策矣自冬入春流移滿道千里而內十室九空死者無地可容生者有天難問遠邇紳賢捐貲設法瘞死扶生亦旣殫厥心力矣其如流亡之民日新日盛此

救標之術將窮不得不反而亟商本治奈何曰叩關以爲斯民請蠲賦而已然而非一人之事亦非下吏之爲也必浙直撫按同心入告先自劾違旨陳論罪無可逭然後舉年來小民困敝之狀流亡之慘繪圖陳說曲達于君父之前拜疏之日閉門席藁一疏不納則再再疏不納則三事理旣明忠悃復摯明主可與忠言寧有爲國深謀而不蒙曲鑒者乎矧其間利害政復非小夫江南者國家之外府庫也始也因災傷而虧賦額繼也因徵賦而致流亡流亡旣多田畝愈荒國賦益無從辦自非大聖人與民更始舉宿逋蕩然蠲除并新增量與裁減且尊重農桑一以墾田

增戶爲長吏之殿最使悉心安集如張全義之鎮撫洛陽
虞伯生之經營陝右則流民安敢復業荒餘焉得再耕國
賦何以如期饑源何自而永杜子夫捐有畏之賦保無窮
之民在聖世固爲至筭而况事機所在更有不止于保災
黎裕國額而已者流民死者已衆未死者亦終死其可幸
無死者獨強悍無良之輩耳蘇湖各路白晝行劫嘯聚成
羣可不寒心卽今兗豫荆雍流血無虛日江南片土庶幾
稍安而民膏已竭吏怒方深至于重災之所往往追呼更
嚴不盡驅之流亡不止嗚呼事至今日尚得安常習故不
謀善後乎憶昔流氛始萌亦不過饑民千百人耳止因撫

綏失術使得合叛兵以滋蔓披猖至今十餘年糜金錢無
筭殺官民無筭早知今日費多而貽害若此何如昔日者
稍行寬卹猶爲得筭乎所謂饑民之始循良撫之而有餘
及其旣終干戈取之而不足者也成化正德之季流民亦
嘗橫決矣賴王原諸公處分以安設當時無二公流氛早
已乘于國運使十年前而有如二公者視國如家曲圖解
散亦何至今日之蔓延潰敗不可收拾乎往事不諫來者
可追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使今日更無有如二公者出
爲朝廷幹旋消弭則我浙直之敗壞決裂又豈在兗豫荆
雍之後也吁是尚忍言哉揆一介書生特以切念災黎仰

承嚴命勉爲施粥之舉而見饑民就死者日衆就食者復日增轉展思維欲塞其流亡之源當開其衣食之路旣以救目前之奇慘卽以消意外之殷憂此區區救饑本論之所爲作也東莞陳氏有言徙戈不庸于前代而周文安流民一說獲用于本朝治亂之效較若蒼素假今日而有採愚言以上聞者乎原子英之推行周說不得專美乎先朝矣

國賦原平奸民釀亂乞勅慰畱公清諸臣仍嚴行勘

結以靖地方疏

代嘉秀二縣

徐必達

先該南京督理黃冊給事中一本爲田糧欺隱有據改正

無時等事又該嘉善縣里老俞汝猷等一本爲隱田二萬餘畝有據賠糧三十餘年無休等事總以欺隱爲名歸之正疆界以圖肆其攘田之實臣等以爲當道自有主持小民自當靜聽不意今日奸民羣起不逞庭辱持公秉正任勞任事查冊燭奸之道臣府臣縣臣至各杜門求去則臣等靜聽之局始窮敢直陳始末竊照洪永間止嘉興縣耳至宣德四年始分秀水嘉善時承平垂六十年人戶旣以籍定田地過割從人如趙甲本一都人戶而買坐落十都或二十都田地值大造彼推此收一切坐落十都或二十都之田地總收爲一都趙甲之事產此祖制也計宣德四

嘉興府志 卷之三
年以前大造黃冊者六次矣據冊分縣自多錯壤如一都分屬嘉興縣趙甲卽是嘉興人戶其原買田地雖坐十都而分屬嘉善者不得不從趙甲爲嘉興一都之事產蓋承平分縣故與草昧不同草昧恒因疆界以定冊籍承平必因冊籍以定疆界就今嘉秀界中錯有嘉善田地是錯壤原在未分縣之前而疆界豈得正于旣分縣以後也同時海鹽分出平湖見今海鹽田錯在平湖最多崇德分出桐鄉見今崇德田錯在桐鄉者最多見有嘉興縣先爲別事弔存嘉善縣遷西區底冊一本內開本區田地蕩各若干外縣田若干千戶所田若干所載錯壤甚明今又弔取平

湖底冊所載錯有海鹽縣田地亦同前法必如嘉善所云正疆界者平湖桐鄉之爭寧有極與至萬曆九年丈量嘉秀錯在嘉善界者丈歸嘉秀嘉善錯在嘉秀界者丈歸嘉善攢造實徵黃冊以八年之原額爲舊管以九年丈量之歸戶爲新收此戶有開除必查彼戶有新收甲合里里合都都合縣查筭磨對毫難差誤士民各守分義毫無異言不意嘉善有故紳自謀隱漏者藉口瘠土將丈實田或二三畝折一畝以濟其私合縣譁然始倡議取償嘉秀以謝國人主令里長吳旃等誑呈府縣會有所挾自作申文強令余知縣張知府用印不令一毫漏泄暗申劉巡撫李巡

按詳允霽取二邑額田三萬三千畝嘉秀士民聞然大震不震不謀而奔愬三院者數萬人二院色動批道行府合同本府多官及七縣正官三縣鄉官于城隍廟博采輿情再三酌議僉謂當仍舊額以萬曆八年實徵冊爲主當立議單俱僉花押隨經轉詳三院蒙劉巡撫復批據會勘三縣田糧士民既僉以復舊額爲便如議行各該縣查照八年冊額徵輸永爲遵守李巡按復批三邑田糧既有萬曆無異候行給告示知悉又蒙葉巡鹽批據詳三邑田糧照舊冊徵輸此息爭釐弊之要法也如議行等因夫三院非

有前後更代也刻印銷印不吝翻然亦悔其始之誤聽耳憲案且在勒石大察院中永久依行邇來又將二十年矣汝猷等忽將後詳盡行抹殺直據暗申前詳以誑君父是猶獄囚已經審明猶執前案以議斬也至云朦朧暗繳大察院中巋然豐碑是何物與且據彼疆界之說不過以請復舊額爲由又查嘉善初析原額田地共六千二百六十二頃六十二畝零至丈量後十五年題准刊定碑式開載田地六千二百七十頃一十九畝零虧乎不虧乎彼亦自苦無辭乃乘吳知府弔冊之時將通縣魚鱗冊擡至家中逐圩任意割去又擡至慈雲寺中逼令縣官補印以致吳

嘉興府志 卷之三
知府止據割冊誤信有二萬八千之虧比蒙嘉興陸知縣查對該縣誌書迥異建議逐圩抽丈汝猷等懼露又復增入以致見蒙王僉事行令府縣開局磨筭比較前吳知府縣冊纜及四圩已多六千餘畝俱係昔割今增印文各別具載三縣申文中而奸謀始盡敗矣據稱飛詭俱在九年丈量時何不執八年原冊比對九年丈冊要見某戶八年原額若干九年飛詭嘉興若干又飛詭秀水若干在嘉秀何辭之有今問以八年田冊則曰無之要見前冊的是何年何人減去及查嘉秀實徵各田原無隱漏則又曰昔漏今增夫增則增矣新增之糧有無申報誰爲乾沒且就此

三萬三千秀水籍中嘉善鄉紳亦有一百三十畝與焉但問本紳遞年有無完糧原與某人交易契上原開某縣田糧委否先在嘉善何人名下今于何年月日用何機關忽飛秀水委否先係隱漏因懼本縣清查于何年月日增入若果原在秀水何故輒要改推嘉善若爲疆界改推見在秀水田糧作何開豁著令何人賠補請自隗始而餘可例矣嘉善又以糧之輕重爲言則其故尤三尺童子所知者三吳之糧獨甲天下國初以二十七則起科自三升民田以至九斗二斗三升官田至懸也卽一戶之中數畝之田科則輕重迥自不同至嘉靖間有趙知府扒平通爲一則

然各縣自爲扒平各不相及如此縣民田少官田多糧額原多計畝扒平自多彼縣民田多官田少糧額原少計畝扒平自少本府七縣各不相同卽秀水已重于嘉興而嘉善安得以此欺世夫田至三萬三千其賦則七千金其糧里等役則一百六十餘名也今嘉善一則曰冊不可查再則曰田不可丈直欲白奪三萬三千之田令嘉秀代賠七千餘金之賦代供一百六十餘名之役瘠人以肥己卽驕子不能得之慈父而嘉善顧欲得之至平至公之公祖不一得而攘臂相加磨牙相向稍持定則狂奔闕下敢罪官府之擔延稍清查則鼓譟公庭敢亂清朝之法紀誰生厲

階至於此極伏乞勅下部院慰畱各臣嚴究倡亂仍乞備加查核割冊增冊之奸欺守二百餘年實徵之舊額以安三縣錯壤之生靈地方幸甚萬曆四十五年六月

重建樂善菴關帝廟記

高道素

去郡城東南四十里有鮑塔菴菴以鮑塔名者何蓋宋恭宗時元兵徇臨江知州鮑廉死之此爲瘞骨處也菴前有關帝廟並創自景炎間一死漢室一死宋事雖名業殊異而忠魂義魄頡頏今古茲蓋前人起菴建廟之遺意也嘉靖乙卯倭寇犯境肆劫里中一烱而鮑菴焦土帝廟則巍然獨存入夜廟中赤光燭天空際有干戈戛擊聲倭始駭

走驟駭當湖抱村之民得庇無恙嗣後雨暘豐歉每禱輒
應迺靈宇卑鄙鄉人思有以宏其圖而力未逮也神宗朝
太學生養素胡公日華余姑壻也生平敦孝友重節義浮
雲富貴嘗慨然有擔當世道之思先大父州守瀛臺公於
諸始壻中最憐重之無何余失怙恃公暨余姑恩斯勤斯
不減生我也歲庚申公阻疾滋甚公子文學胤長虔禱帝
廟夕夢帝益公筭黎旦果霍然色起嗣且類矍鑠翁也公
遂捐橐金鳩工庀材不踰月而廟貌煥然改觀矣再理灰
田二十三畝永需春秋祭祀公居當逢朔望必躬謁伸辦
新鮑菴顏以樂善梓原守尼僧智圓焚修其中仍捨

香之敬嘗言生則慕其清芬死當依其英爽以故於廟西
隙地辦營壽藏志可想也嗟乎世之所稱高人碩士者往
往藉熠燿之光爭蜉蝣之望不圖懸聲魏闕便思釣譽林
泉安肯向狐嗥鴉嘯之壤螢飛磷走之墟尋往事弔遺風
俾忠臣烈士在天在泉之魂魄不至銷沉而黯黹者乎今
入其鄉菴廟依然漢漢壽未臨江千古不朽之生氣凜凜
如在徵我公遠識灼見表揚忠貞曷克臻此哉余時以營
繕奉使南來得志菴廟之由併記公之高行如是云

仁文書院碑記

岳元聲

今上癸卯之歲邵陽車公來守嘉禾學者相與叩孔門爲

仁之學公咨嗟大道未闢嘉之士祇以炳然斐然之文勝也乃與邑侯鄭公謀剏書院于郡西長水之濱奉祠廟祀四先生主于堂之上顏其額曰仁文書院萃多士而會文由會文而輔仁也嗣是車公晉浙臬長沙蔡公繼公守嘉司馬豐城熊公司理黃崗曹公佐之慮書院剏無贍田雖剏不能久也捐俸置田郡之卿大夫士亦割已田益之籍義田計若干頃有奇有書院以樂聚之有義田以贍養之所以會文輔仁者備矣顧諸青衿士斌斌濟濟之盛不啻虎觀園橋操觚染翰于四先生座前曾病其隘而未廣熊公代蔡公視郡篆鰓鰓然計所以充拓之與余輩先後言

于直指綉衣左公左公輸鍰五十金爲助熊公拓地築臺豎樓五楹于堂後周之以墻植之以木工費不貲熊公罄郡贖鍰百星以畢其役改奉四先生主于樓之中題其樓曰斯文在茲是樓也八窻玲瓏四顧空洞仁之廣居不過是由門登堂由堂登樓入有階級諸彥士摘文于堂拜四先生主于樓疇不勃然興起志四先生體仁之心學爰考當年河東踐履餘于居敬新會主靜姚江致良知其從入之基址戶牖俱在試一循而効之起居日用之處篇章吟咏之場師友講習之地何事非文何文非人巍然廓然一步履可升仁之圃奧衍四先生之心傳接先聖之道脈或

不其然卽令博如公孫僑嫺詞賦如司馬長卿于仁無當
無論瞻視四先生于誦法謂何亦甚非郡公邑大夫倦倦
勤懇加惠諸君子意也熊公名秉衡洩嘉六年治行卓異
推天下第一流委而董其役者嘉秀兩邑丞葛師夔徐邦
治而營度而經費悉遵熊公也書院之剏不佞于始末與
聞因屬余記其事

嘉興新築運河石塘碑記

陳懿典

我郡地界吳越古稱就李在宋爲秀州路洪武初定爲嘉
興府則浙藩之門戶也北接松之吳江西折抵杭驛路幾
二百里而遙號稱孔道蓋自國家建都北平水程由會通

而達江漢外惟是武林遡江淮涉黃河之一脉
而我郡實爲發端江浙閩粵楚蜀滇黔緯挽無不由茲途
者而漕艘尤爲弊繁則運河之重可知矣重運故因以重
運道重運道不得不重運塘舊者多係土塘間有石塘歲
久漸圯加以淫潦時作往往崩壞風雨晦冥不獨望洋無
畔抑亦胥溺接踵然人情苟幸無事每置不問卽議修築
徒責小民補苴支吾而已此無他非常之原慮始爲難一
遇興作動憂費鉅苟信必然之畫則又不恤民力騷然督
索以取快孰有真心擔荷細心區畫如理家事力省事集
不數月而建百世之利者乎郡守吳公來蒞我郡往來瞻

顧慨然以築塘爲已任周咨握算不遺餘力然後請於中丞水大夫聚材鳩工始於壬子七月迄於十月告竣如砥如帶見者無不驚異歎息以爲百年之功成於閱月相與歌詠之然人但見公成之之易而抑知公所以成之之難乎夫舉大役者有三難曰議費曰議材曰議人初塘之估也擬八千金有奇而僅止秀水北塘其秀水之西塘及桐鄉崇德不與焉今公親相度其緩急可仍可補者與必新建者估減其半而塘加倍此卽主人自程量其百堵之興不啻也故取足修河歲額不復別措毫釐加以商民樂輸一一節省其間故大工興而民不知也此其所難者一築

塘必用木用石故事用木多而小今議減什之三而增壯焉又檄淮解之官卽領鎡買木於瓜儀材皆中程而直甚平往者石工與藏吏相表裏價入手而石不時至稍急之聊以細石點綴數丈塞責今命官親詣石山頒式定值先給半價令其方舟而來驗收如式卽全給石戶無不欣欣樂赴更番如織石至不勝收因利乘便此其所難者二佐領幕僚幹局不同用非其任與用違其才皆足敗事公於諸屬吏衡藻有素檄某某主某區甚至曳裾朱門者畱之以竟其用人各樂於用用各當其才此其所難者三公兼此三者而又蚤夜調度角巾小躬躬自程督又置飛騎持

職分道馳驗有怠緩不事事者法無貸總作以督分作分
作以督夫匠功過明於前賞罰信於後天下事盡如分運
籌一指麾則定矣况運塘哉凡天下事讓者難於任任者
難於真真心所萃顛末鉅細皆井井胸中故雖犯天下之
難及臻厥成晏如也公真心治郡宏猷大伐未易更僕一
再持漕議抗言以免民運東南賴之重建學宮廣厲作人
士矍然顧化得雋獨盛條規凜凜厲治盜鑄咸伏其辜靡
麗輕俠之薄俗爲之丕變田賦之定苦心均調士民並受
其福至於往歲憂旱步禱甘澍立應至誠格天何難平地
哉謬不具論論塘之功跨省直歷三邑秀水北塘一千四

百八十八丈五尺西塘九百五十一丈八尺鄉塘二百
一十五丈四尺洩水洞五座崇德塘三百六十一丈二尺
三縣共計修築新舊塘三千二十七丈七尺吳公名國仕
甲辰進士直隸之歙縣人

秀水縣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陳懿典

秀邑析自宣德則邑庠之建久矣歷百有餘年人文舄奕
高第連翩甲於浙西乃近科邑人或蜚英府校或假路京
兆掄魁奪元往往不乏而秀庠獨缺如于是望氣者謂爲
地脉致然非有所興廢何以完地靈而儲人傑學師汪君
偕諸生請于邑令李侯慨然曰此我有司事也第時詘不

敢盡煩官帑首捐俸倡建尊經閣卜地吳方薦紳以迨文
學各出貲有差侯與汪君鳩工庀材仍推擇諸生董其役
工始於乙未某月落成于丙申某月適余以宣綸之役歸
樂觀厥成而侯特造敝廬以記請余觀侯之爲茲役也陳
誼甚高其命名甚正寧獨以區區堪輿家術爲科名地哉
學有經猶國有王經尊則道明王尊則世治經不尊則必
有起而偶之者王不尊則必有起而僭之者六籍之權埒
于旒冕故聖賢翊世立教汲汲于刪述表章者誠尊之也
夫經常道也其于人日用飲食也何言尊顧惟常則習習
生狃狃生玩淺者玩之則爲童習之言而經不尊深者玩

之則爲糟粕之語而經亦不尊乃高明之弊什倍卑暗周
之季縱橫法術之家滿天下而孟子獨攻楊墨則楊墨之
深易偶經也唐宋以後文章詞賦之流接踵比肩而程朱
獨闢佛老以佛老之深更易偶經也夫有偶則勢不尊欲
成其尊務去其偶我二祖神武冠古今而廣厲學官其尊
六經也不啻揭之日月一切非聖之書俱報罷都人士兢
兢奉功令通經學古肩鉅樹奇皆由茲途以出卽有閱覽
之士淹通之儒博窮竹素悟涉禪元不過聊用以助其筆
端豁塵開縛未有敢躋之與六經並道者至今日大異矣
莊列申商諸家無不戶誦而易詩書禮樂春秋有不度之

高閣者乎竺乾龍藏玉笈靈寶莊嚴如球璧而諸儒先說經之言有不渺若嚼蠟者乎甚者制義之制本以說經而謬悠恣睢弁髦傳註且掇拾諸子二氏之餘唾以爲豪舉尊經之謂何此其弊皆不在愚不肖而在賢智一倡百和忽檢柙而假圓通何怪乎囂凌競諱之風在在而有也李侯建茲閣而以尊經名其意固深遠矣諸士其深惟侯意更相勉以通經學古復先民之典則毋徒沾沾艷言科第爲報塞哉李侯名培己丑進士山東利津人汪君名文璧以乙榜署學事直隸休寧人

鄭公堤碑記

黃承昊

嘗思人處天地中仰觀象俯勸法財成輔相自是又夫事然天垂象見吉凶而休徵咎徵則由人之感召是天未嘗吉凶人也惟地則常靜非若天之動而無屬故東西南朔有耗土息土林氣衍氣之異而所產之人遂以醜美仁戾應之是地實能吉凶乎人矣然而地吉者卒可遷地凶者卒可避故曰法者不爽其規模尺寸之謂也兩較之而觀象僅以占吉凶法地乃以轉吉凶則豈非天不可爲而地實有可爲之明驗與郡之水自天目西來以鴛湖馬湖兩大壑受之堪輿家謂之天門自兩湖受之而逶迤旋繞東注于滙龍山之魏漢兩塘堪輿家謂之地戶滙龍山故所

名龍舌址也龍有舌而角距未成安能遽負雲霓堪輿家
且謂天門宜開地戶宜閉近因天門阻淤地戶滔漭以致
宦籍寥寥幸值郡侯開濬城渠一清土脉民有膏飲之樂
且并濬兩湖爲開天門焉吳等咸家兩湖之東由舟里至
漚龍山猶身之于掌臂也因共請于侯使得兼閉地戶以
全此郡之勝侯喜俞遂捐助工費爲鄉大夫士庶倡羅侯
助亦如之築堤于漢魏塘之左右不使滔漭之流如建瓴
直瀉也必如是而形勝乃備天地自然之勢益完將凶本
無凶吉可永吉闔郡不咸賴乎堤成與人咸誦爲鄭公堤
用勒貞珉垂諸不朽

海沙場釐弊說

節錄



樊維城

明初灶戶辦鹽官給滷地草蕩及工本鈔米以爲之資草蕩薪採有限全賴鈔米後鈔法壞工本無出灶丁徒業者以滷地草蕩賣之人生息抵課而家於水鄉稱水鄉灶其仍居海濱稱濱灶者僅餘三之一焉昔之名臣如周文襄者來巡海上亦姑隨順人情免水鄉之煎辦而令其代出鈔米以給濱灶乃米實難辦法終不行迨彭公韶巡視憐其困弛之爲民水鄉盡得落籍而應辦鹽劬則帶民糧徵銀解運司本縣田畝始有二千三十金之加民代水鄉灶受累此時水鄉灶所遺草蕩若卽歸併濱灶猶可計草價



以派鹽觔少損民田帶徵之數乃官與徵銀一千八十兩解運司代之贖集至前任夏始議併給濱灶失之已晚顧又予之蕩而貫之草價反將此一千八十金者帶徵于民糧復以兩場爲惠不均更包補鮑郎四百六十金以均之合前共三千五百餘金而此外徭銀抵課本縣及嘉平二縣代解者復有五百五十金之多重疊包賠不一而足于是兩場課銀盡皆民爲灶出至灶戶一丁所收于蕩戶多者每歲一兩餘少者亦不下八九錢而滿地之佃與人者又可得銀二三錢不止至問灶丁所納于官者每丁歲額實不過二錢有奇向惟責其煎辦每年每丁須納鹽三千

二百觔值銀七八兩之多故給之草蕩給之工本米優厚如此今因工本米不給鹽課俱帶徵于民糧止責其納銀二錢有奇矣此會滿地之入足以辦之有何困而必優厚之也乃空擲此蕩以與之令歲享草價之厚入豈非當事者失于籌及相沿冒濫未裁乎抑鹺司胥吏畱此以取分于灶蕩故相隱而不發至今乎總之海上煎丁皆非真灶今莫若以蕩戶姓名籍之于冊立限徵收解之運司編排直捷徵銀自易正不必令多人與于其間恣其中飽而無益于國也斯議也不知者以爲創說而實非創也蘆瀝已先行之矣攷之兩浙鹺規載萬曆四十二年蘆瀝場趙志

奎等建議照蕩僉役母沿照丁給蕩之空名鹽院楊以爲
不易之論將蕩戶名下實查蕩產畝數按籍僉差其貧灶
之有丁無蕩者盡免其役因以其法入之復命疏中至今
蘆瀝稱便夫蘆瀝亦海邑析之平湖者也三場繡壤相錯
事同一體蘆瀝可行海鮑獨不可行乎但行之則于國子
民便于奸灶有不便耳夫立法而欲使小人稱便欲使小
人無梗千古無有深于計者要在獨斷獨行而不爲所撓
阻斯得矣

康熙五十七年總制滿撫軍朱以邑人屈天成條陳
此鹽驛道裴清釐道議蕩地自明季灶戶賣爲民業應
聽民管業課稅應照蘆瀝場例令民赴縣目封投櫃不得
假灶丁名色藉口煎辦將已賣蕩地包攬侵蝕及誣告估

產至丈蕩最爲擾累先經今福撫軍呂在浙理議時洞
悉民瘼具詳鹽院額准批勒石永禁在案等由詳覆三
院憲俱蒙如議飭遵而海沙場積弊頓除

殉節錄敘

魏禧

嗚呼此知隨州徐公殉節錄也當時州縣吏使盡能守死
拒賊如公賊雖強其鋒必數折銳鈍而不可用群州縣清
野堅壁賊勞于攻無所得食其勢可以自斃何至全楚破
陷蹂躪秦豫神京陸沉豈不悲夫獻賊攻隨州凡十三日
公以羸卒乘城出奇殺賊力竭絕援身巷戰攢刃斷脰以
死一子二妾諸奴婢從死者一十八人可謂烈矣天子嘉
憫贈官太僕卿賜祭予廕生建特祠二褒忠之典于是爲

盛州縣吏宜觀感奮興畢命疆場爭自致身忠臣烈士乃其時叛降相繼聞風棄城守抱頭竄伏以免者往往而是抑獨何與天下之亂莫不始于州縣州縣得人則亂不及府府得人亂不及省會省會得人亂不及京師州縣選非其人釀毒決疽禍延都會勢有必至然當時州縣吏權太輕細故興除必積累而上大有司不報可終不得行又所簡科目上率皆以時文進身不習世務夫以不習世務之學居甚輕之任而當大難民社存亡繫于反掌生死決于呼吸雖賢者猶不克勝况貪庸齷齪者乎此公之才與烈所爲不可及也公諱世淳字中明壽興縣人中萬曆戊午舉人先任重慶推官有政聲禮特敘其大節因是州縣論亂用以告後之人使有變計焉

國朝

兌漕奏疏

周宸藻

題爲直陳兌漕流弊始末仰祈

睿照嚴飭以定規制以甦民困事竊惟財賦半出東南漕漕運爲國家大命然東南諸郡兌漕之法臣不悉其詳至臣鄉而弊已極臣不憚悉爲

皇上陳之兌漕之法以軍運爲定制每歲旗軍運京倉米一百石外贈隨船耗米二十五石進倉耗米一十五石是

民間兌糧一百四十石旗軍交完止一百石也是謂官貼
又以米或濕潤故令民間兌米百石外加四石免其晒乾
又加四石免其籬颺百石之中七十平斛三十加尖每尖
折米三升總筭添米一石八斗此九石八斗所自起也是
謂私貼則是九石八斗凡米色篩颺折尖無不在其中矣
若安家則有月糧鹽菜則有行糧起剝僱夫別有輕費以
至修船有銀回空有銀費 國課三石而得收一石之用
朝廷之所以卹軍者甚詳且至迨相沿久而加四之耗
粒粒皆曰正糧矣于是巧爲截貼之說不論正耗每兌米
一百石貼銀三十八兩外加火耗三兩八錢糧長投之于

官官給之于軍敲朴追比不異正項錢糧之完納矣又于
截貼之外有綱司話會錢謂廢錢篩颺錢著押錢名色甚
多不能枚舉稍不遂意則勒措不兌甚而綱司水手仵百
成羣辱官劫搶江南之已事可見揆厥所由軍強民弱官
不敢與軍爭民又安敢與軍抗惟祈剗肉補瘡得以交卸
爲厚幸比年以來民困日甚每臨出兌如蹈鼎鑊遂有不
保田畝輕去其鄉者職是故耳以臣愚見漕規宜復舊也
截貼使用軍雖囂悍終爲私勒聞江南兌糧百石止加米
五石銀五兩經蘇松舊按臣秦世禎條奏奉
旨遵行此正合九石八斗之制而臣鄉獨照舊徵比雖

嚴綸之屢頒漕臣之申飭而地方有司絕不奉行小民之膏血有限旗軍之溪壑無窮誰非朝廷赤子安能歲歲供若輩之几肉哉若行糧舊制每石折銀五錢于條鞭項下取之自明季改徵本色積漸至今行糧亦索使用每石二三錢不等臣愚以爲行糧旣照時價給發必須嚴禁雜費然非

天語嚴勅力復舊規痛革積弊欲民之振起也不可得矣至如漕兌稽遲皆由出兌之時多方需索而地方倉蠹又交通旗軍私行講兌以致耽延悞期今新運在卽伏乞勅下管漕諸臣嚴行釐剔去害民之弊以恤民并去害軍

之弊以恤軍務使漕規一而起運速 國儲庶有攸賴耳
睿鑒施行奉

旨戶部嚴察議奏

更定充役之法疏

柯 登

竊惟任土作賦因地起差此古今不易之常規亦各省通行之大例也但恐人戶之消長不同田畝之盈縮亦異所以定十年編審之法則役隨田轉冊因時定富者無免脫之弊貧者無蚤負之憂勞逸適均輸將恐後法至善也臣三年里居每見考課雖嚴而各省之報完甚少 恩詔屢赦而錢糧之拖欠仍多細思其故官吏之侵漁差徭之繁

重固非一端然其根源總由于僉點之不公積弊之未剔
今年前冊已滿目下編審屆期卽先經戶部題覆請停無
益之黃冊一疏亦云以十四年爲始五年編審一次此小
民身家利害之關亦胥役張牙吮血之會也若不徹底更
張痛除夙弊何以拯民困而垂永久乎以臣聞見所及約
畧五端爲我

皇上陳之 一里甲田畝之額數宜均也查一縣田額若
千應審里長若干每里十甲每甲該田若干田多者獨充
一名田少者串充一名其最零星者附于甲尾名曰花戶
此定例也所以各項差役俱係里長挨甲充當故力不勞

而事易辦獨蘇松兩府名爲僉報殷實竟不稽查田畝雖
云十年定役又復每年小審前冊里長輪至後冊有田已
賣盡貧無立錫而仍報重役者遂有田連阡陌坐享膏腴
而全不應差者不特十年之中偏枯殊甚甚至年年小審
行賄求情那移脫換叢弊多端田歸不役之家役累無田
之戶以致貧民竭骨難支逃徙隔屬虧 朝廷之正課荒
成熟之腴田務期

嚴勅撫臣通行兩府及今大造之時必期田盡落甲役必
照田務將本區之田均入本區十甲倘本區田多則派入
下區按田起役至公至當不得憑空僉報以滋賣富差貧

之弊庶使役均而民便未有不急公輸納者也 一花分
子戶之積弊宜清也夫里甲十年一定田多者僉里長田
少者爲花戶固矣浙省各屬有等奸頑富民串通本里冊
書每于編審之年捏立鬼名飛灑田數少者四五畝五六
畝不等多不及十畝而止田數旣已無多重役便易脫漏
及至臨審缺額反將貧民瘠產亦從串立應充是田多者
以花分而得卸擔田少者以愚實而應重差是皆冊書舞
弊以致苦樂不均今後各縣審役悉照上屆榜冊其一應
推收必驗實有絕賣稅契方許分戶如並無戶丁詭立花
名者查出其田入官冊書與本人依律治罪則飛灑之奸

絕而田皆歸本戶矣 一詭寄之陋規宜懲也 本朝優
免則例原照品級之大小派免丁糧之多寡後部覆止免
本身丁徭將優免丁糧悉應停免則紳衿庶民久已一體
當差矣但查前冊定自順治八年時部覆科臣劉顯績優
免有畫一之規一疏止准免其雜辦不得濫免正賦致累
小民等因奉

旨遵行所以進士舉貢生員猶有各立的名或書職銜名
曰官戶儒戶凡雜項差徭量行豁免至于正額糧賦各自
照規完納但因雜差繁苦未免有親族人等冒借戶名希
圖倖免以致紳衿名下之田半皆影冒蘇州長吳等縣有

各自輸戶又名下幾甲任意捏名掛立甲外且有鄉紳物
故已久生員學冊無名并寺觀香火上司書承亦皆各立
戶名公然討免各差今番造冊務將紳衿的名之田另造
一冊達部存案倘仍前陋習借名入冊將田入官本紳及
親族人等嚴加議罪如有仕紳遠宦其親族人等私自立
戶竟將本人加等治罪原田仍行人官庶詭寄之弊革而
小民不致偃累矣 一冒籍之立戶宜禁也紳衿即在本
邑止免本身丁徭况係隔境豈宜冒免即或鄰近各邑間
有置買地畝亦當編入民里一體應差乃江浙陋習竟有
隔省鄰縣並無寸土偶有親識往來便爾捏立冊戶冒籍

之客戶日多本地之充役更苦今編審之時凡有隔屬仕
宦另立戶名希圖免差者本縣據實申報嚴行處分如縣
官徇情不行具申另被發覺一體治罪各紳亦當于隣省
各縣著意稽查如有冒立本戶即宜早自首明不得待事
露之後藉口不知覬免議處則客籍不致濫觴賦額日歸
畫一矣 一冊書之買充宜革也江浙各縣每于經制吏
書之外每里各有冊書一名或號里書或稱扇書專司書
筭似不可少然此輩智昏于見金術工于舞弊乘今大造
之時每人各出頂首銀若干買定里區至造冊之弊移甲
換乙漏富差貧即前花分詭寄諸弊皆出其手更有臣部

秀水縣積棍包頭名曰歇家卽係區書一人買充數里每年包納錢糧額外私派俱屬積歇掌握甚至收愚民之額課而臨比不完包富戶之差徭而散派各戶况各縣並無此役獨秀水一邑盤踞難事積蠹萬端更聞杭州各邑有以生員包充冊書官法旣所不加舞文益復何忌此番大造急請

勅行新撫臣將秀水歇家併杭州生員應充者嚴懲革除至各縣冊書止許本里公報誠實無過精于編審推收書筭等事是革蠹除奸之本也以上五事編審時之大弊臣訪之江浙兩省者最真計今編定冊期必須

預行禁約所

勅兩省撫臣通行各屬盡法除革並勒限冊報部科以便稽查庶役法均平而民咸樂業徵輸有法而國課無虧矣餘外各省雖審冊之期不同不能保無各弊應乞天語申飭一體遵行者也如果芻蕘可採伏惟勅部議覆施行

直言改折白糧疏畧

楊雍建

康熙三年戶部議將康熙四年江浙白糧正耗盡行改折以充兵餉每石照舊例折徵銀二兩以臣愚見合諸所聞竊歎其病民也比年江浙之米每石價七八錢今每石改

折二兩加以倉蠹勒索非本色三石不足以完折色一石小民終歲勤動所獲畝止一鍾今以有盡之膏脂供逾額之催科徵收敲扑勢必賣男鬻女流離播遷 國家天糈所備半仰給于東南數年以來江浙民力竭矣錢糧積欠百餘萬疊奉蠲免方仰

皇上之渙仁乃以改折一項重累窮簷

宸衷能無惻然也查二省白糧正米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石五斗零耗辦等米一十六萬六千一百四十七石九斗零如以本色之三完折色之一是一改折而多費民間八十萬石矣又况有夫船等銀二十九萬三千九百

兩零一併徵解者乎臣愚以爲有本色則有耗辦旣已改折不應併耗辦而折之有本色則有夫船旣已改折不應并夫船而又徵之事有便于 國而未便于民者則改折之議可以權宜不可以久遠也 京師根本之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必不得已而議折則當權衡穀價之高下酌量折徵總在便民而已

言行見聞錄序

張履祥

言行何爲而有錄也師之也師之奈何祥不敏不能博聞多識家貧不勝舟車以請事當世賢人君子也因述有知以來所見聞於師友於鄉黨於道路其深信弗疑學而未

逮者書之於策用服不忘記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苟擇而取之莫非師也先朝恭愍陳公常手錄格言以爲力行之助愚竊志焉先覺君子其有以嘉錫我矣

赤米記

張履祥

吾邑四平無山陵川澤之間土滋田沃宜黃白稻民間所植秠一而粳十其大較也然每穫輒有赤米雜於其間雖歲去之來年復如故越境卽否竊嘗疑之以問農叟叟歎曰此須公遺愛也予曰如何曰萬曆戊申夏五月大水田疇淹且盡民以溢告公撫慰之勸以力救不得已則棄田之已種者而存秧浹日雨不止度其勢不遺種乃豫遣典

史賚庫金若干夙夜進告糴種於江西

或云江
北秦州

而已則行

水勸諭且請於三臺御史乞疏免今年田租以安民心十餘日穀歸分四境糴之教民爲再植計月餘水落田出而秧已長民猶疑之將種黃赤豆以接食公白無爲棄穀也益勸民植穀其秋穀大熟賦復減十之七民以是得全其生者甚衆他郡邑弗及也是穀晚植早熟不刈則隨落後雖他植厥種恒在田間歲復歲不絕予聞而德之不可以無述因書其事而論之曰公旣去民作祠祠公矣其官於朝也民之以役至京師者莫不謁公其歸華亭一作常熟也民之過其里者亦莫不謁公公待以鄉人之禮歡然道舊父

兄子弟至今述之以爲美予嘗拜公祠考其碑志凡公之
蒞吾邑者期月而已乃其德之入人若此深哉豈非親上
之誠本乎天性長民者苟以如保赤子之心臨之則雖聞
其聲音瞻其容貌猶將沒世不忘况乎公於我民不啻起
道殣而樂利之也後之美田疇長子孫孰非公之賜宜其
遺澤之長久而不息也不然三歲貫女莫我肯穀碩鼠之
詩風人致怨豈徒然乎須公名之彥南直隸人萬曆間進
士累官光祿卿卒於家

上嘉邑林父師書

屠延禧

謹啟丈量一案費繁事重因奉明旨圩長弓筭手各役方

將竭蹶從事以仰副師臺憂勞至意不意近有新頒號票
一紙要開原載姓名田數必須照萬曆九年魚鱗底冊因
經 鼎革自藩司府縣俱無一存或民間偶有私本不過
十之一二且泔爛殘缺者居多未可遽以爲準而欲懸空
以追百年之故籍其勢萬萬不能况官冊旣無在民間者
保無有奸人私加增損以開索詐之端者乎文溢一欸節
奉師臺面諭謂溢者開溢虧者不可開虧則是以虧作實
不過虛報陞糧一語盡之此其所未便者約有數端進議
者必謂增糧若干方可報功乃閱邸抄康熙三年九月內
戶部 題覆捏墾之弊一疏奉

旨云據奏臨鞏二府知縣許上通等捏報開墾荒地府道各官劉芳聲等朦混轉報巡按金鼎張吉午不行查核草率具題等語開墾荒地原以便民裕國似此虛行捏報利已邀功反致見徵錢糧拖欠貽累小民有悞國計殊爲可惡著該部嚴加議處具奏則知報墾陞糧當萬分詳慎倘以虧作實日後難免指摘竊計嘉興一邑勢屬平陽旣難移愚公之山以填滄溟地遠江海無能竭精衛之力以漲浮沙古今止此塊土東開則西贏此增則彼絀截長補短大率八十七萬有奇之土田減之不能增之亦未可必也今之要領或于各畝之中計其原額總數若干

將溢補虧期于合額此就一畝而言也又或甲畝有虧而乙畝有溢丙畝有溢而丁畝有虧將溢補虧期于合額此就一縣而言也適如原額已足告成事矣卽或八十七萬之田數稍虧而八十七萬之糧額自在朝廷正供原無少減又無煩紳豪之過慮者乎更有當爲早計者蓋七縣之中各有災司如糧完本縣而田坐于外縣界內必須移文關會始得總數無差故或六縣文冊已完而一邑移文未到卽礙難合總此尤望師臺亟勅經承卽行移會庶日後造冊不致紛更予以惜民膏而遵憲限否在此矣

丈量舊言跨水一弓之說殊不得其解因詢之父老云凡高鄉之田圩岸之外尚有湖灘雖不能藝黍稷亦可種草栽蔬故以一弓跨之非真以水爲田也若低鄉木與岸齊者亦跨一弓高鄉于湖灘外復跨一弓真無謂矣側閱壽堅錄記成化初邢宥爲蘇州守以民多隱田立丈量之法有投邢詩曰量盡山河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郡少閒洲渚密語沙鷗莫亂賦邢爲廢法今康熙乙巳奉旨清丈各屬圩長有欲逢迎當事者每每跨水一弓以期溢額奚止洲渚不遺乎余因作俚謠二絕云跨水遺屍孰浪傳却將河澣當新阡憑虛尚自多增地煉石應知可補

天深耕今且及深淵擔土營堤恐未堅但願祠官沉璧馬速教流水變桑田冀以此當晨鐘一省乃平湖一邑當事悞聽一蠹胥言翁以此法求多田至溢額七千有奇嗟乎嘉興欲以虛報濫糧下湖則以跨水增地均屬厲政我嘉邑幸賴金文帥蒞任伊始力除苛令閭井安全不特羣黎無賠糧之害并令武塘免起釁之端此實係惠民一大政我禾民之子若孫所當沒世不忘者也當湖溢額旣多自乙巳歲增糧起歷年帶比夫本年條銀尚難猝辦而欲併徵數載常湖萬姓敲骨吸髓若不堪言乃欲補救于事後嗟何及矣今丈局已竣無容復議而余姑記此者或數十

嘉興府志 卷之二 藝文下 三
年之後或百年之後倘復有丈量之舉豈可以此法厲民乎故備陳之以爲後來者勸

浮糧議

黃子勳

浮糧之增非古也江西則南昌袁州瑞州三府以元季陳友諒竊據之故江南則蘇州松江二府浙江則嘉興湖州二府以宋季賈以道公田及元季張士誠竊據之故建文時曾減之至永樂時復增我

世祖章皇帝軫念故明初與一方讐怨錢糧加重惟時袁瑞二府已叨輕減矣南昌以入告稍後因未沾恩至若蘇松浮糧中外言事屢請酌減獨是嘉湖浮糧從未有流

賈生之涕者夫一方之利弊必本土有芻蕘而後可以備仁人之採擇將來度支稍裕正沐浴膏澤之時倘獲邀恩薄賦嘉湖之民得與蘇松一體減徵不至如南昌之補贖豈非浙西二府生靈之大幸哉伏請條例詳載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入升五合五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今全書所載嘉湖二府屬惟長興縣無浮糧其餘一州十二縣除徵平徭馬兵壯雜項銀外有每畝徵折色米又徵本色米一斗二升以上至有將及二斗者非惟不得與民田比卽沒官之田亦無此等重科其爲

聖世之必當減徵可知矣且兩浙同壤而浙東之賦較輕如紹興府蕭山縣之田每畝科米七合六勺他縣亦不甚相遠乃浙西之科米數十倍於浙東議者動謂嘉湖財賦之鄉絕不知其啼饑號寒窮苦萬狀真昔人所謂可爲流涕者也

海防議

毛一駿

海防大勢浙西要地專在海鹽澈浦南乍浦北分左右兩翼海賊入犯之處如西海口蔡岐港梁庄獨山白馬廟蔡駐山黃道關葫蘆山等處南北約二百里防海之要遠哨海外不令入港爲上策循塘拒守不令登岸爲中策若縱

令登岸歛兵入城閉門固守受其攻圍則無策矣且查前朝舊制本縣有福輪等船一百餘隻水兵三千餘員名遠哨吳淞寧紹羊許等處又設有陸兵二千五百餘員名防守沿海地方等處咸伸海外烽火潛消數十年太平之民不復知有兵革之苦職是故也今鼎革之交海防盡弛水師船隻無一存者安能遠哨海外止有循塘拒守一法尚得中策然澈乍三處守兵一千二百視昔已減其半合則實此虛彼分則寥寥數人政復有幾連鯨入犯之賊多則萬餘人少亦數千人安能遂拒其來不令登岸乎且海上列城遠者二三十里近亦十數里獨鹽相去數百十

嘉興府志 卷之十五 三
步近在咫尺之內賊若登岸便是到城城卽無恙城外室
廬財產玉帛子女之饒盡爲賊有可不爲之寒心哉今若
欲慎固封疆便當盡復前朝之舊不得不議增兵不得不
議增餉四盡三空之日安得兩金兩粟而酌于不竭之源
耶捉襟露肘事實兩難焉係錢糧未敢輕爲置喙也如造
船一欸本縣曠土平瘞實無干霄蔽日佳材堪作艨艟之
用又係鐵板硬沙造成亦難出水所以三百年來專責浙
東而不及浙西者以此似應卽爲停止不煩覆議者也又
築堡一欸本縣沿海二百里皆是巨浪衝擊處所別無支
港入我內地土壩木柵無所用之若烽堠臺寨久已鞠爲
茂草不行修復則防兵不能露居修則應用何項錢糧事
在上臺 題請議行非日司所敢擅專者也

鹽課時宜

彭孫貽

前代鹽利之博實權輿於鈔法鈔法不行無因致米益牢
無資竈戶多徙業俗不尚本富地力不盡水鄉膏沃委之
蕪茅上與下俱絀富 國者無策顧以小惠爲大計盡落
水鄉之籍以蕩派諸民而代其課田畝加賦二千金民始
爲竈受其弊矣官又爲代收千八十兩之稅解鹺司縣又
不勝其敝矣始議歸水鄉之蕩并給濱竈更加田賦千八
十兩代竈稅民累益深乃海砂願得蕩鮑郎不願也又爲

包補鮑郎四百六十金更以舊銀三百九十兩抵兩場之課合之前銀代辦三千九百金兩場之課無幾矣鹽司官吏工脚之俸廩出於縣者又數百金故鹽之利國者寡害民者多鹽政之不修未有如前代之甚者也 國家開創鹽課稍增終不抵民糧代辦四千金之數今之前煎鹽不必皆竈戶涵地山蕩竈戶盡歸諸民坐取其租地利日闕上者爲良田次者種菽麥瓜蔬竈無憂米矣兩場草蕩一丁多者三十畝少者不下二十畝熟者分三等增稅自三分至一分五釐解運司視田稅不及三之一竈丁所得蕩租多者一兩少不下八九錢涵地之佃與人歲復得租銀二

三錢每丁鹽司之額不過二錢有奇嚮惟責其煎鹽每丁歲納鹽三千六百觔之多故給涵地草蕩以膳之今鹽課大半出民田竈丁二三錢之課涵地所入辦之有餘乃予之或蕩竈擅無稅之租涵地無鹽之課是優末而耗本也今欲變通其計足 國以富民莫若盡籍涵地柴山草蕩于有司荒熟各自爲里輪充其役計畝定稅如民田以畝爲額不以丁爲額兩場耕熟之蕩蕩地可得四萬畝鮑郎可得三千畝畝稅視民田五六分可得三千金其未墾者畝稅三分兩場九萬畝可得二千金抵兩場課額之外尚餘二千金以鹽課之帶徵仍還之竈地力少寬而 國課

亦裕蘆瀝所已試何不仿而行之也至於溫台寧遷徙無
徵之額攤派于鮑郎海二場三百三十兩有奇海禁已
弛徙地已歸故業則原攤之額外宜還之二部夫兩場之
本課推而諉之民他郡之無徵代而承其徵鮑郎海諸
竈今何默默也

嚴禁白糧南米私加耗贈示

巡撫 范承謨

杭嘉湖三府正賦漕白糧米總計數百萬皆取給於田畝
勉輸正供猶虞不給食官蠹吏額外誅求查白糧解北白
有原編耗潤而輓輸需用則有經費行月件件畢具南米
解省載運船工亦有額耗若兵米就近解給行糧水次對

支有何贈耗乃聞向者白糧贈外加贈南米耗外加耗藐
視

功令死有餘辜推原弊端謀管有費營收有費上下相因
公私罔利竟成痼疾目今異常災傷漕米等項正在議改
議折具疏懇 題革除奸弊禁飭宜先爲此示仰官吏士

民人等知悉務恪遵守嚴立條規毋得違犯凡白糧解北
朝廷既給屯田以資贍養交糧耗潤又給額米以供餘費
安家行月添置提漕車夫水脚由開鋪墊造船修船損具
家伙輓運之需無不周備九年分復益經費數十兩有何
短缺而須加貼乃婪弁貪軍營謀鑽運請託糜費全單到
手構同本地蠹棍每石勒米一斗銀一錢滿斛淋尖不飽
不歇食米劍應給糙亦勒春白正糧既收白米復派春折
無法無天嗣後道府軍廳各衙門凡僉選弁丁務要秉公
委任不得妄聽干求請託一應陋規盡行嚴革弁軍如敢

仍前恣肆官役依舊額外私加但妄索一勺一釐許諸人
據實控告官弁卽行糾參軍蠹立置重典一南米一項
多係本地支銷卽解省一帆可達已有額編餘耗以資船
工需運本處給兵對支行月平斛平收有何耗贈乃不肖
各官聽憑胥蠹指使營收營解濫委匪人竟倡私截之名
每米一石索截銀二錢有零耗米二斗斛而淋尖又四五
升不等更有飯米看倉僱脚點籌過版差使諸費名色南
米之耗等於漕糶地方各官良心盡滅豈止蠹役之作奸
壞法哉今後南米專委佐貳經收經解一遵全書編額平
斛平收如額外加增合勺需索分文者經管官立行拏究
詳解委官題參連坐道府廳縣陋規盡行革除倘仍前
巧索剝削及再委匪員縱容衙蠹陽奉陰違定照示中逐
款參處法在必行

均田均甲序

王庭

民事莫重于賦役役弊莫甚于編審何也自古取民之制
大都計丁徵銀計畝科糧糧之本色爲米其折者爲銀又

因糧起差并于一條者亦爲銀于是有田地山塘之目有
上中下之則有官民僧道之額此賦役之例也役民之制
大都計一縣凡幾畝一畝十甲計一甲又凡幾戶責之催
銀則云見年集之兌米則云糧長于是有大造之期有推
收之法有僉點充當輪轉之數此編審之例也賦役之銀
若米爲 國家有定之正課使全書不頒則官無所稟使
易知單不給則民無所憑若是者

功令得而飭之編審之糧長見年爲民間無額之私費使
民之役不平則強弱欺凌使甲之田不均則貧富惑亂若
是者雖上有院司之檄下有士民之議非賢令長主之卒

無能爲功焉嗟乎予觀大江以南諸郡邑之民苦役甚矣其苦不可去去其甚者惟役之必平役之平由田之必均田均役平故費不致傷勞不貽怨雖當水旱洊經輸將不繼脫諸弊害茹荼猶甘吾禾嘉秀二邑特幸于他郡邑者邑父母之澤不可忘其法不可易也考昔均田之法昉于故明嘉張侯鳳翥詳于秀李侯向中三十年來不無文久事變之憂金昭鑑姚敬明屠延禧條其議于諸上臺給諫柯聳請于 朝值吾秀王侯偕嘉齊侯力任其事殫心釐剔畫一成模計嘉興畝額三百六十以通縣田均之每畝該田二千四百畝畝內二百四十畝爲一甲甲內二十四

畝充役一分秀水畝額二百五十以通縣田計之每畝該田二千六百畝畝內二百六十畝爲一甲甲內二十六畝充役一分凡貴紳豪蠹田無偏贏役不私隱與夫貧民婺婦一體輪派斯舉也杜里書之飛灑去民之苦一免畝差之索勒去民之苦二絕架閣糧書之左右高下去民之苦三釋同畝之爭訟去民之苦四窮戶無田有役自陳可以無賄去民之苦五殷戶無役役亦終不之及可免于紛紜公報訟脫之害去民之苦六且以勉貴與豪者之義成官長之廉與明昭宣 朝廷至公之德意其美意又有深焉者編審全書之刻于是乎與賦役相表裏焉

嘉興府志 卷之三
此順治十一年間定例至康熙十二年奉撫臺范
更定各郡邑通行定三千畝爲一畝尤爲盡一

王庭并記

條議官收官兌漕政八款

金昭鑑

一造滿倉厥之利古制漕兌一法能使軍不見民民不見
軍者由于倉厥櫛比秋成後有司卽歛正額以貯足于倉
故臨兌糧無不足旗軍無需索之釁則造厥一節爲清規
杜詐之第一弊緊事也邇來厥舍傾圮窄狹不過十分之
三以致糧米或散貯別所或不足掩藏勢不能不使民輸
米于軍軍取米于民欲不相見得乎相見則弊有不可勝

言者矣是故造厥最急而費于何出竊計嘉興一縣共三
百八十一里除去坊廂銷苗六十里官民苗共三百二十
一里共該三百二十一厥一苗除均攤白糧雜糧若干外
嘉興約貯漕米二百五十餘石秀水約貯三百五十餘石
每厥約費銀三十兩每甲出銀三兩秀水亦照里起造此
係衆擎易舉一勞永逸勝于頻年妄費無益爲小民之所
樂輸丕作者伏乞憲天頒勅郡縣出示徵取前項公費責
令糧官鳩工董成務須堅緻牢固勿令狹陋塞責年久修

葺官民酌視量捐

一徵糧之法每年當于未起徵前先給
均攤易知山單令糧書細填十遞田數

算徵米若干除均攤白糧南耗南糧鹽糧行糧外罄運入
倉自十月間起寬設數限至十二月止徵足卽給完單如

有不足許糧長開里遞頭戶單比追完足糧盡入倉矣若
防維之策自有更夫數十名晝夜巡警其每人工食悉照
舊規不贅 一上倉經管之法糧米上倉勢不得不用倉
甲但倉甲蠹弊者多當互為保結又倉甲十人之中點一
樸誠練達者為十厥領袖名曰什長倘糧長上米若干必
眼同本箇倉甲并糧官什長度無插和水穀之弊驗畢即
將倉厥封固如盡行上足再給完單以杜重徵苛索之累
糧長上米十石再加一石防折耗也 一永革派單照蘇
松倒厥掣兌之法每糧長約出漕米二百五十餘石一軍
約兌米六百餘石則一軍兌二民有餘矣歷年派單雖出
督糧道衙門然糧蠹上下通弊作奸故將一單零星散派
有一軍而兌數十民者有一民而應數十軍者苛索之端
自派單始今既貯足倉厥則集收時糧長已交卸給票矣
臨期只須堂官與糧官照直隸例厥掣兌之法有一厥掣
一軍立督兌完不足鱗次挨補則糧長零星派單之害可
永除矣 一出兌之法斛米既軍民不相見矣然運米下
船勢不得不用脚擔向來舊例每担脚米二升以升四合
給散籬夫六合給籬夫頭排數以竹牌為記初給暮收後
囚夫頭尅減復有加籬錢之索今議照舊給足短少許散
籬夫不時呈稟其加籬錢亦不許妄索 一漕規宜復舊

例每歲旗軍運京倉米一百石外贈隨船耗米二十五石
進京倉耗米十五石是民間分正米一百四十石旗軍交
完止百石也是謂官貼又念嘉禾水鄉米多濕潤故令民
間兌米百石外加四石免其晒乾復慮米或不堪再加四
石免其篩颺百石之中七十平斛三十加尖每尖折米三
升筭共六十斛尖總添米一石八斗此九擔八斗所自起
也是謂私貼則是九担八斗米色在其中篩颺在其中折
尖順風在其中矣若安家則有月糧鹽菜則有行糧剝淺
僱夫則有輕齎以至修船有銀回空有銀費三石 國課
而得收一石之用 朝廷亦何負于軍哉迨相沿久而加
四之耗晦矣官軍發兌粒粒皆曰正供也又久而九擔八
斗之耗晦矣漕規發運粒粒皆曰額糧也于是巧為截頭
之說初謂以耗米本色因時價改折色銀十七兩六錢四
分猶之可也何為乎外又添綱司二兩又添截頭使用銀
十八兩共三十七兩六錢四分之議乎豈非旗軍得官貼
之外又有九擔八斗之私貼私貼之外又有綱司截頭之
私貼則耗外有耗耗之外又有耗也然則此議也出于糧
道張之條示以付旗軍者實欲行軍不見民不見軍之
說也不意近歲兌漕日增月累又私加米色錢色篩颺錢
開厥錢伍長錢著押錢順風錢綱司話會錢獻土地錢東

善真子
卷之三
藝文下
三

道錢插籌錢倒籬錢管船錢洗澡錢踢斛錢折尖錢搖籬
錢名類頗多不堪枚舉民間冗米一石則有倍石之費設
復有進于此者流將安止乎揆厥所由皆緣民不明其本
則民不敢與軍爭官不明其本則官不與軍爭畏其咆哮
安其習狃積斬然也為今而籌救持之急者則漕規宜復
舊也截頭使用軍雖囂悍終屬私勒自三十八兩之議完
之在官而居然官物矣使此議行久而日晦將此三十七
兩六錢四分必又如昔日加四加一之耗作為正供曷足
怪乎前制旗軍兌米倉門外止許一旗一綱不許打花違
者坐以軍法今不能禁之勢必聽之聽之必且嚴比以授
之是何為者惟其視為官物而需索米色如故需索話會
如故需索著押飾颺如故則是民有百石之糧無端而添
出三十七兩六錢四分之櫃銀矣故加耗一說首宜痛懲
一行糧宜復舊例行糧資旗軍鹽菜薪水路費故每石
折銀五錢于條鞭項下取之自崇禎六年公家之賄賂盛
而運軍之倖竇生交通藩司移文改折本色其時徵書雖
下而民之折與軍者較米時價猶能稍減故人樂從而趨
之積漸至今逢兌行糧亦索使用索票錢索重兌為浮于
時價者每石不啻三四錢矣故曰行糧宜復舊也夫同一
輓漕也同一飛運也蘇松常鎮兌米百石糧里雜費不過

四五兩並無米色之增並無折尖踢淋之酷彼獨非軍也
哉時同地同交卸完納同彼未嘗獨欠此未嘗獨完則知
禾地之重困吾民者徒奉旗弁之狼籍盤殮繭絲家室也
敲萬姓之脂血以奉軍隨路呼盧到處宿娼是誠可慨已
蘇松之糧一老人董之而晏然嘉禾之糧以糧道刑廳數
上臺臨之而時或生變愚深維其故由于倒厥掣兌之法
不行也今既造滿倉厥自無從前陋習而直隸良法可一
朝舉矣一永除差單之害每年兌漕既責成倉甲徵收
給發矣而單差何為者此衙門虎蠹巧立押單名色每單
先賄通糧蠹隨差糧單一紙差人不過袖手旁觀立厥中
數日耳何為乎欲索糧長銀每石一錢二錢者名曰工食
約共計之則糧長無端又費銀數十兩矣或糧長有不肯
如其數者則曰吾先費本錢在內極其追迫糧長兌漕之
後無有不賣男鬻女以飽單差之腹者更可恨者與刁軍
串通巧立各項名色始因糧蠹之得銀任索取繼為梟
旗之首尾仗其威神故單差之害雖經憲臺屢革之而不
能革者殊非解也今既照直隸官收
官兌民困頓甦甦則無所用此輩矣

均田均役條議

袁國梓

看得均田之利首在革除現年革除糧長次在革除總甲并革除塘長此均田之所以稱善也然均田之法又必彙田以收各區畝散亂之田使人自成畝人自成甲則花分之弊絕又須設板串以定花戶應完地丁之總額計一年之總數分每月之完數則比較之法簡而又恐彙田則區畝田號混淆故仍存新舊二冊以憑查對而田號瞭然且恐設板串則銀數煩重難完故又分一月三限以紓其力則輸將易便他若開河雜徭勢不可廢者則按田出夫衆擊易舉至于宦戶加徵田畝昔以免雜差而起加徵今仍加銀米以免力役則賦役均平而法始可久也今將條議

開列于後

一均田 從來畝分大小不齊田之多寡不等如遇雜項差徭田多者尚難支撐田少者益見

困苦自前憲有均畝之行每畝以三千畝為準各縣遵行今應仍照前屆定額如有推收不得踰數以致盈縮參差都則領畝每都編十畝畝則領甲每畝列十甲每甲額田三百畝總一里計之為田三十畝便可杜多寡偏枯之患一併田 凡田地大約零星置買分屬各畝錢糧既分頭完納差徭又各處奔馳甚為民困今將一已之田盡收一畝如田多者儘畝彙收田少者儘甲收戶或少至數畝二十畝不足一甲者各就弟男子姪親族共成一甲務使人自供田合成畝甲則百姓完糧既便亦不苦差役分擾庶糧徭易值矣 一疾原號 新畝之田皆從舊畝收來田入新畝恐幾經推收而舊冊之原號查不可問矣今須將舊畝原號與新畝號戶挨對註明凡舊冊則挨號領戶新冊則定戶領號兩冊會同不許一號舛錯一戶遺失任田之推收分散而坐落原冊瞭然也 一併戶 從來立戶之弊患于子戶花分或父兄已故而仍舊鬼名或殷實田多而捏析名號戶既紛繁以致徵比花戶之法難行今必令併田之時一人止立一戶業戶務須的名則戶少易稽而徵比不煩一沈花詭之積習 一革糧見 先奉憲

行革現年糧長名色然名雖去而實猶存或改稱柱頭或
設當分名色是欲去糧見而仍移禍于首甲首也今併
田併戶則正項錢糧花戶各自輸納凡有雜辦差徭照田
承值可無按甲輪當挨年催辦之事庶不至以一甲而支
十甲之費以十年而併一年之累則糧見實可以頓除歇
家包攬之弊亦從此永杜矣一設板串浙中地丁錢
糧不能歲內全完其弊在每月不定分數每石不設板串
故頑戶得以遲延今訪江南華婁事例定限每月一分一
分又分三限計一年十分設立四十連板串每連四張其
一張畱作串根每戶總算額銀縷析一分分註每月三串
之上如每月應完銀一兩者每串填三錢三分三厘三毫
每月月初限初幾日完一兩者每串填三錢三分三厘三毫
日完一串足一分之數如本戶全納一月之銀則全截一
月之三串如止完一限之銀則截一限之串仍存二限之
串查對串張而完欠了然則官之稽比完欠便也每月一
分如數完足至十月則全完官之考成更便也况一月一
拮据尤便也况板串一設胥役之侵隱無從可無民完役
蝕之弊矣一禁優免各縣俱有官首儒首之分向猶
循優免陋例故民首有徭役不均之歎嗣後止除加徵首

分外其餘如遇開濬河道修築海塘葺理城垣等項須照
田承值闔邑均攤不許濫行優免設既得均民困永避矣
一便推收凡人民間之田有買有賣則大造之年共推
共收倘非一人非一戶因數紛煩或查舊冊以為推或
入新冊以作收百姓必東奔西走于新舊胥役之門日既
遲延且恐勒罰多費今若于縣擇一公所為編房冊局
使百姓各將田地數目造冊投入編房該書照造推
收冊則彼此收而無了既無舛錯之患亦可省需索
之端一蠲賠荒每縣必有荒畝每畝必有絕墳絕地
在百姓則視為不亡之業必有荒畝每畝必有絕墳絕地
今糧見包賠今糧見既於勢必正額有虧應仿江南華婁
事例就近攤賠如在某號中有絕墳即令某號業戶承管
如某戶近則有絕地即令近地居民承名如或居民不願
承名似難強人以所不便則或合縣均攤每畝不過釐毫
之間而荒地得有
落官民均受其益矣

浙江分地考

朱彝尊

浙江布政使司初設所轄九府而已嘉興湖州統于直隸

故實錄洪武九年十二月書直隸湖州嘉興諸府水災遣
戶部主事趙乾等賑給十一年五月勅工部定歲造軍器
之數其書嘉興湖州亦冠以直隸字至十四年四月復置
巡檢司嘉興府一嘉興縣之杉青舖湖州府三烏程縣之
後潘德清縣之下塘新市仍以直隸文冠之宋濂京畿鄉
闈紀錄序云洪武辛亥秋八月游當鄉貢之期凡畿內三
州十七府之士皆懽忻相告裹糗而奔走儀曹具以狀聞
所云十七府者直隸之府十四其一廣德四年以後始降
爲州合嘉興湖州而共計之也天台徐一夔送趙鄉貢序
云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十二杭隸焉今領郡九杭亦隸

焉崇德貝瓊穀江漁者詩序云洪武五年秋校文浙江太
末徐復禮迨有司命起與九府之士俱遂與四十人之選
郟人鄭真跋同年錄云洪武壬子秋浙省承詔旨合九郡
之士試之得四十名上諸京師又送何本道還金華序云
洪武五年詔命三年疊試于是浙江所屬九郡以其名上
之行省而金華何本道與焉其云九郡者嘉興湖州不在
其內逮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始以二府改隸浙江攷清類
天文分野之書于洪武十七年進呈二府沿革祇書今屬
浙江布政司語焉勿詳後之人罔聞知由是柳琰鄒衡趙
灑劉應鉅志嘉興勞鉞栗祁張鐸志湖州俱不言分地本

末惟仁和莫時正撰杭州府志獨云元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皇朝平浙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領府九洪武九年改爲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直隸嘉湖二府隸浙江領府十一又云洪武三年詔開科舉浙江行省卽杭州府學之西爲貢院合試九府之士書之特詳嘉靖中武進薛應旂修通志自言郡縣志可采錄者十無一二顧夏氏之志具在何漫無考稽夫畫野分疆地志之大綱乃置而弗書後之紀方輿者率本通志則紕繆多矣作浙江分地考

丁滙湖放生記

陸隴其

海鹽之丁滙湖我六世叔祖鈐部平涇公之墓在焉是湖舊爲放生之所自明季以來其禁廢弛網罟交錯其中近年我族之好生者請於官復申禁禁一時鱗介之屬得安其所亦盛舉也余竊惟王制澤梁無禁聖人愛物止云釣而不綱故放生非古也自佛氏始也然君子或有取焉者

豈非以其一念不忍擴而充之不可限量乎昔齊宣王不忍一牛而孟子謂是心足以王非謂不忍一牛之可以王也欲其察識此心而擴充之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則王道不外是焉今放生之心非卽不忍殺鰈之心乎苟於是而察識焉思我之於魚猶戚戚若是而况我同類之人乎况我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乎然則仁民之道不可一日不講也親義序別信之理不可一日不講也使天下鰥寡孤獨顛連無告之民有一夫不獲其所吾心忍乎五倫之內有一處之缺陷不能歡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吾心忍乎是充一放生之心而仁

不可勝用也故君子有取焉願遊斯湖者睹鱗介之生長
蕃育油然生其親親仁民之心無徒勇於挾山超海而怯
於折枝則茲之放生者真盛舉也夫

困學齋記

陸龍其

好生周子名其讀書之所曰困學齋謂余記之余以爲困
而學非難知困爲難夫人心苟有所困心溺焉身汨焉膠
罔而不可拔方且自以爲適豈知困哉吾見今天下之學
者不陷溺於佛老則迷沒於詞章舍坦途而入荆棘困莫
甚焉然肯自以爲困耶今吾與好生幸讀程朱之書知其
大綱彼之迷溺而不自覺者吾知免矣然天下之困人者

非獨此也一心之微日用之間利害得喪愛憎毀譽困之
者嘗四面而至乘閒伺隙受其束縛而不知能開柱下天
竺之雲霧而或不能不徘徊於一官一爵之得失能破姚
江金谿之藩籬而或不能不猶豫於一錨一銖之有無能
埽顏謝徐爽之綺麗而或不能不動色於閭巷匹夫之喜
怒一有入焉則吾之學皆爲其所困嗚呼知之者豈不難
哉然測如之河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能省然後能困知
困然後能學日用之間凡接於吾耳入於吾目發於吾心
者必察之必防之知其在此梏之中則必思所以脫於梏
梏矣知其在此波濤之內則必思所以出於波濤矣聖賢居

敬窮理之學雖欲頃刻離之而可得耶遂書之以爲記當與好生共勉焉孔孟程朱豈遠乎哉

曹氏祠堂記

陸隴其

古者祭必有廟自天子至於官師皆得立之後世祠堂之設蓋其遺意也每歲之春聚族人而享其先昭穆有序尊卑有等非徒致霜露之思抑亦永敦睦之誼今晉紳望族間亦有之士庶之家廢輟不講久矣以故世風澆漓人情衰薄或世遠而不知其祖宗之名號或地隔不識其族人

之面目良由是耳予讀范文正公義田記慨然歎真曰嗟乎何其周恤宗族一至此哉此無他一本之愛出於至情

故九族之親沾其厚澤迄今讀其辭有曰吳中宗族我雖有親疎自祖宗視之則無親疎也至哉言乎非一本之愛推而極之者乎我鄉曹君灝孝友之誠根諸天性親親之念切於隱衷深痛禮制旣湮孝思莫展迺奉厥先主於其第妥而侑之遂助田數十畝除輸賦外歲時祭掃之費于是乎取之冠婚喪祭之用于是乎資之庶幾文正之法小試於一家俟將來有振興者善繼其志推而擴之則文正之義不得專美於前矣世之爲子孫者聞其風感其意轉相倣效則而行之將人皆孝子戶可敦倫其係於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爰是以記之

賑族田記

吳煥

嗚呼子姓千百人之身祖宗一人之身也吾吳氏派出唐進士少微公子姓繁衍散處于江浙間至正肅公舉淳熙進士秘閣修撰始以真知實踐之功闡洛閩不傳之教嘉興府學教授遂家禾焉迄曾祖贍祖德生子嘗慕陸祠良規而未之爲也洎也母余嘗言汝祖茹苦者二十餘年織紵之績有田百畝始以先人之志勗煥焉煥緬維母訓冀綿母澤以光前裕後之意將母氏之田盡歸祠內計其所入分爲四焉一以爲歲時繕祠掃墓一爲立族義塾擇行端學博之儒爲之師一

族之惇獨無告者歲周之餘則施藥濟病者一賦稅之於舊業外漸恢擴焉嗚呼此草創粗立之規不足以光祖德者也我子孫其無忘先人之志

石門縣重建皂林碑記

季舜有

國家建官置屬授以疆土郡縣視古列國守令視古諸自世之爲吏者傳舍代更而無一不秦越人之相關而政始不可問矣嘉郡水陸通衢七廣二吳南閩行李之往來絡繹于道故驛站之設嚴于什方皂林者舊屬桐鄉之皂林鎮明嘉靖間巡方御史奏置石門仍其名堂樓廚監載在府志蓋郵傳之大者而廢且數十

年矣有司者輒以民多逋賦鞭笞督促簿書期會之煩日
不暇給安望出其餘力修前人已墜之緒哉予濫竽佐郡
上憲檄令攝邑篆抵境未受事會有親藩旋師之役供億
浩繁吏民皇然震恐予爲黽勉接濟師行而後卽安及徵
賦于民竊效古人寓其意于撫字不扞一人而急公奉令
者恐後是用得以其閒經營土木計邑之重役大務未有
甚于驛者乃卜日量工舉而新之公帑旣不得羨又以累
民之爲難稍捐已貲以集事不足則設法繼之經始于庚
申二月閱三月而落成規模丹堊差擬于舊庶幾停橈駐
節得無暴露風日之患以重吾吏民過也予旣解篆而歸

人以為無罪于茲土爲辭以饒諸石而復請予一言記之
予惟儒者誦習聖賢佩服禮教出爲國家用當必大官
膺仕足以竭其心膂展其經綸卽乘田委吏亦有所當盡
之職况乎守令親民之官專制一方者哉然而從政君子
類多浮沉上下不克少自振拔者何也廉靜寡欲之士側
足于尋常尺寸之中因循苟且地方卽有疾苦拱手熟視
不能出一議而世之所謂有才能者日孳孳有所爲而不
急乎此也然則郡邑之內利不可興廢不可復必且諉其
咎于俗悍賦繁地方之難治夫未嘗施晷刻之功而復以
難治諉予疑其說久矣觀予于邑而亦有可自解免者天

下之事其在人爲之耶吾又以歎吾浙西之民仁厚而馴
良愛上忍詢而易使也夫人以難治號其邑而吾獨爲之
說如此豈矯情耶書之以告夫來者

重建二堂川堂記

黃家遴

皇帝三十五年歲在丙子五月余受

命來守嘉禾道出山東直洪水汎濫川涂梗塞至冬十月
始抵署受事見門廡堂構規模整然而聽事之北則有地
數十武榛莽淒其幾同荒園廢圃視甃地之甃尚零亂有
存者余心訝之夫 國家設官置署各有攸司或爲聽政
之堂或爲退食之室必無有閒房餘舍可聽其廢墜者顧

受事之初未暇謀此乃於丁丑夏捐俸重建之以四月上
浣日始至秋八月望日而落成焉故例凡郡府有事必七
邑舉相經營刺史但拱手觀成而已今惟嘉秀稍捐清橐
其外五邑伙助工作以共成斯役爰乞竹垞朱太史文納
壁以垂不朽焉自今案牘之餘焚香燕坐檢點平居要期
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中無負所學勤軋夕惕不敢稍自暇
豫必無忝厥職而後安則斯堂之爲功吏治詎淺鮮哉若
徒以爲壯觀瞻之美具耳目之飾大非予建堂意矣

道珍堂記

朱彝尊

康熙三十有五年冬太守廣寧黃公來知嘉興府事入郭

則瓦礫塞乎渠及堂塗則榛莪接於徑爰與邦人士謀思
營葺而疎濶之念民力未遑也明年夏案無畱贖黠者畏
懦者懷公乃庀材鳩工先治其廨斲椽聖鏹子來恐後於
時彞尊方居長水之南池中芙蕖一花並蒂紅衣綻綠房
垂緗螺實以公嘉績之所名也以奉公公適諏是日立柱
礎架采廟遂貽書請名其堂兼紀之石且歸德於
天子肅清邊徼禎祥是致彞尊欲以不文辭非禮也敢竊
伏自幸生於堯舜之世獲覩

聖德神功靡遠弗屆又有賢太守以拊循閭鄙於焉詠歌
太平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芙蕖雖小草而曹植

賦之則曰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傅亮賦之則曰
考庶卉之珍麗實惣美于芙蕖而江淹之辭則又進焉而
曰一爲道珍二爲世瑞至于並蒂則尤代所罕覩故魏收
志靈徵令禽奇獸嘉穀靡不登載而斯獨無之益見致之
匪易也稽之至元嘉禾志郡治廳事後有清香堂宋知秀
州俞澗更扁曰敬信節愛蓋理廳據子城之內而軒其後
爲穿堂爲後堂其來久矣堂之廢且百年鮮克有治之者
迨公至而始考舊址復新之吁今之守土者屏賓客省諮
度則見以爲能矣公府之不歸則見以爲廉矣雖然儒者
之爲政則有道焉居之必廣也泣之必莊也無者治之塞

者通之廢者舉之道存焉矣堂之荒廢是公重而政事
之暇豫多士庶民之胥附及僚屬史之友乎於此覘公治
術之先務焉宜其始建而珍英適意其端也
天子之德亦我公之惠也公既命我請以名堂可乎
公曰可遂爲文以紀落成之歲月納之於壁用示後之
君子

重修府學碑記

吳永芳撰

嘉禾郡學肇造於唐奠定於宋泊乎元明兩朝凡吏茲土
者或拓舊基或闢新宮或增修而葺治誌乘班班可考迨
本朝順治年間前守史公睹學宮之頽敗慨然以修

葺爲已任而廟貌一新然越今已六十年矣此六十年
中風雨之所飄搖鳥鼠之所出入堅者以瑕整者以散而
頽敗又如故矣夫文廟以奉先聖釋奠祭菜郡之士
若民胥於是觀禮嘉禾尤西浙之名勝人文甲於寰宇設
聽其傾頽敗壞豈惟司牧者之羞抑亦都人士所浩歎也
爰率僚佐共斟酌俸造諸生陳侃奕吳治潘廷柱杜一元
四人勸輸紳士醴金董治自大成殿啓聖宮以及兩
廡櫺星門咸次第興修又於學宮之東廢仁爲吳廟兆
惟文載建高閣以祀斗垣之文昌星巍然稱特起焉其宦
於斯而有政績與鄉先生之賢而祀於鄉者皆有棲神之

室不特先賢先儒聿新其主也第是役也指諸葺修竣工
非易今雖未能增美前人而春秋祀事寧馨典禮可觀是
史公前此六十年之心力已可不墜於今而正不知余今
茲之心力能保其不終墜於後否耶然吾聞斧柯者始
於毫末之不孔成江河者由於涓涓之不壅彼夫高門第
宅世守且及於數百年以未瑕而思堅未散而思整居是
室之有人也今宮宇雖新而風雨鳥鼠飄搖出入於無
人之境人之視之亦漠然不動念若越人於秦人之肥瘠
其不至於瑕者益瑕散者益散尋斧柯而成江河者幾希
矣向使修葺以時不待六十年如史公去余今日之久而
後施其丹雘塗墍正猶毫末之易於孔而涓涓之易於壅
微但逸而多功行將久而常新又何至傾頽敗壞日甚而
不可究極乎故余之勒是碑非以紀今日之事將以望後
賢之能有成也是爲記

鴛湖書院碑記

郡守 吳永芳

自黨庠術序之教廢而鄉學之不行也久矣至宋始有書
院鵝湖鹿洞若踵鄉學之遺意而千聖人之精義微言與
其徒日相發明迄於今不墜良以師範有人則興起更易
前型後學交相待也嘉禾爲浙西名郡英賢接踵而當代
儒者則推稼書陸先生今成人小子幸生禮義之鄉而聞

風興起若濟巨川而得舟楫履暗塗而遇夜光以視僻壤
遐陬徒望古而遙集者相去難易蓋什伯較矣昔安定教
湖州構經義齋治事齋以造就諸生其子弟莫不循循謹
飭今欲俾嘉之人士戶詩書而家禮讓自非萃聚羣英講
學以明之亦何以美風俗而維道統使稼書先生之澤久
而弗替乎夫表章先哲以培養後學司牧者之責也爰倡
捐俸入營度隙壤屬國子生王廷植之有力者鳩工庀材
以落成之而顏之曰鴛湖書院於後樓三楹設主以祀先
生傍列生徒齊舍延文行之士爲之師無遠近皆得就學
器用之需咸備具焉又與二三邑長捐置義田量其歲之

所入爲學師修脯之資其餘以葺院宇給司閽之口食仍
刊列一編叠敘文案俾永遠以遵守夫鴛湖胎靈孕異實
人文之淵藪子弟平時受父兄之教耳濡目染原能有所
成就今更得會聚一堂日奉先儒之範讀其遺書景其懿
行且與賢師友講明以切究之譬之業百工者居其肆以
成其事而益進於廣大高明之域於以繼美正學爲朝
廷儲大有用之材是又邦家之光而都人士之所由以增
慶也今

聖天子昌明道學獨尚考亭朱子而先生居平言行一本
新安明後罕有其匹宜其躋位先儒從祀兩廡因格於例

議未從所請而茲之書院適建於學宮之旁豈理學後先
輝映而食報之不爽乎抑鄉學之建與學校相維繫而斯
文萃美並峙而不朽乎然余又聞嶽麓書院創於宋長沙
太守朱洞至今傳頌其名余誌鴛湖書院而覩縷言之者
蓋深冀後之來守是郡與郡之賢士大夫相爲繼續不致
久而徒循其名也余滋幸矣

陸稼書先生年譜序

郡守 吳永芳

先生年譜不待人而傳者也余獨何人輒序其年譜以傳
先生非愚則妄矣雖然先生之德行文章彪炳寰宇千萬
人共見共聞也余獨何人而委諸不聞不見可乎且曩時

企仰之殷今幸承乏珂里更得縱觀先生前後所著書以
想見其生平顧默然不一言是猶盲者當日月之光而罔
覩其昭昭幾何不失之覲而耶獨是先生昌明理學抉微
剔隱而奧旨契合一本新安朱子遂使百餘年來榛莽塵
蕪變而爲正直蕩平正所謂迴狂瀾於旣倒障百川而東
之其功不在二程下乃再任郎官陟階諫議坎坷顛躓亦
與晦翁生平約畧相埒豈豐茲嗇彼志道德者不以功名
顯耶抑將隱其身遂其學以明其道耶迄今讀其年譜循
循然行不越中人言不踰規矩布帛菽粟閭然無華而耐
入尋味固久而益彰者余旣採先生之行事將上書告白

從祀 先聖廟庭會格于成例未遂舉行茲因令嗣之請
遂捐俸入付梓八而不辭一言以弁其端俾知豐城神劍
先有望奇氣于斗牛間者而得免愚且妄之誚也則幸甚
矣

福嚴寺止翁亭記

郡守 吳永芳

凡物皆有所止天止於上地止於下日月止於天河嶽止
於地變化者龍而止於水闕堦者虎而止于山躍者止於
深淵飛者止於叢木下逮昆虫蠢動之細莫不因所止而
安其身止之時義大矣哉或曰止者止也止于此而不移
則終於止矣雖然止者至而止之之謂也至不一至則止

不一止不賢者求至乎賢賢者求至乎聖設未至乎賢未
至乎聖不可謂之止也譬之行百里者不能一蹶而至也
或三十而止或五十而止而未至于百里不可謂之止也
河之源發于崑崙至積石而伏非止也又至于龍門亦非
止也必至于海而後謂之止焉艮卦之象辭位止是思亦
止是苟易位而處思亦隨位而止是以止爲思非以思爲
止也故有求所止者未至於止者也有得所止者蓋止于
至者也他若知止不殆又以止而全其身韓昌黎之謂退
之子朱子之謂遜翁罔非此意也止之時義誠大矣哉余
于巳亥中夏觸暑者舟行偶思憇息之所至福嚴而止焉林

水翁翳修竹參差赤脚層水樂哉斯土爰葺其舊有之亭
而以余之號名之曰止翁復因浮圖具宜之請而作止翁
說知是說者當思止于至而無止于止則人人可作止翁
觀人人可憇息止翁亭也浮圖名明開具宜其字也余嘉
其墨行而有儒修故重違其請勒碑以記之

灌頂師經解入楞嚴大藏序

郡守 吳永芳

事有殊途而同指人有異趨而同行今儒者稱不朽必曰
立德立功立言而釋氏亦有禪宗學宗律宗之說禪近于
德律近于功學近於言然欲昭德象功以信今而垂後非
言不著願儒之立言吾知之矣當其發憤於始也必叅之

經史百家以盡其變考之天人性命以通其要歲月以濡
之而弗預期其速效夫而後其有獲矣而猶未能貫也則
實體諸當躬而心解神會以合乎其原乃無弗化也始得
上下千百年抉微剔奧或近言焉或遠言焉復爲之旁通
曲喻俾天下曉然於作之者之聖而我不愧于述之者之
明斯其言以立立可以傳乃不意浮圖灌頂師竟有合焉
者師學佛者也其言與吾儒殊而生平廢寢忘餐以求至
乎立言之地其用心亦與吾儒同師九歲入空門十九受
戒律二十習講經越七載受德水師付囑爲雲棲五世法
孫今行年幾八十矣固嘗應士大夫之延請歷聚光天竺

諸刹宣妙諦以昭示聳警仍然草衣木食幽棲斗室中手不停批者凡五十年所著華嚴金剛等解書凡二十有六種卷凡一百有五十皆深入性海能發導師之所欲發并能發其所未發余竊歎其立意之堅積功之久而苟肆力于儒書將與昌黎廬陵諸君子後先並峙而獨惜其以浮圖終也然精修梵行闡宗風于五濁惡世而廣開其覺路是誠法王之嗣子所謂無盡燈明明終不盡者也京師愍忠寺義學僧景雲與余交不憚數千里叅學于師得悉師生平因哀其斂木若干入楞嚴古刹之大藏釋典而囑寺僧居守以見師之立言爲可傳也故序之

血影禪師傳

四明 陳美訓

秀水三塔寺傍舊有岳鄂王祠祠之守僧逸其名字相傳國初大兵南下邏卒乘間掠村落婦女數十錮廟中屬僧居守僧伺卒去毀門裂扇盡縱之俄卒至問所守曰已縱之矣卒曰若不畏死耶僧曰已辦死又何畏卒縛僧石柱射之血流漬石儼著人形至今彌顯事在乙酉歲載郡乘中或曰僧旣縱之曷不與之同逃乃守之以俟死卽不然縱其人焚其祠如近時崑山某氏之所爲寧不兩全雖然僧于祠寄也祠爲鄂王棲神之室四方之所瞻仰義不可焚焚而縱之縱者無功而焚者有罪矣且僧嚴律戒而與

婦女偕行寧不嫌生瓜李况縱之已涉於市德而同逃又將焉往設邏卒因縱而追追而復獲亦必至于死何若以身相抗彼或以死我故而得緩其追我因得詭其辭說婦女之東逸者告以西走南去者僞令北追是以一身之死而救衆人以生也抑僧學佛者也佛氏之教割肉餉鷹以救物命蓋視此身為夢幻泡影之借境方將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顧戀戀不捨非僧學佛之心矣或又謂僧既滅其身矣胡不并泯其血影之迹而同歸於寂滅不又足多乎余曰僧有度脫無量之心不得不畱其影以示度脫之的俾天下後世見影生感而益廣其度脫之術是卽千百億化身之微旨也然則一影雖微不當與入地菟弘共寶之以垂不朽也哉

陸稼書先生祠堂記

吳江 張尚瑗

明福清葉相國諡首善書院記曰南阜先生之學以透性爲宗以生生不息爲用似欲并禪機立旨而包括之爲一家少墟先生以性善爲主以居敬窮理爲程又欲舉二氏之學而盡驅之教外書院在京師曰首善在無錫曰道南一時賢八君子之所聚世所曰爲東林黨人者也兩先生同道而所學之不同如此鄒吉水清標峻節與顧無錫趙高邑海內宗仰比諸東漢陳寶劉之爲三君同以璫禍削

籍崇禎初元追謚南臯爲忠介以其平昔與瓊山學剛峯
友善同謚以表之無錫端文公亦於海之爲人敬特至
海方巡撫南都或有疏詆之爲矯廉欺世者端文涇凡
甫成進士輒合同榜數人具疏論救閱今百數十年矣輿
論稱海剛峯復出其人曰平湖陸稼書先生先生初筮仕
江南嘉定三年以盜案落職蓋不肯以讐殺作盜部議引
例黜之行橐惟圖書數卷孺人來紡機一具朝論惜其枉
起補靈壽則請守道免灰事不以憐億累民值旱災當請
蠲賑凡他邑之畏譴匿報者皆不預而靈邑獨蒙渙汗禁
蒼巖山進香焚紙駕神像於庭於是蔚州都憲魏公丙辰

丁巳間特薦者再九卿公薦者一戊午博學宏詞同郡吳
中翰薦而不往庚午行取則澤州都憲陳公所薦爰授四
川道御史安溪李公以性學稱先生於上前太史仇公
以丙寅行以不及先生而發憤廣坐奉常楊公以庚午歲
值行取而昌言先生於朝直撫于公自言會繕疏具薦爲
人所闕蘇常道方公則於令嘉定時維護特至崑山都憲
徐公少司寇葉公或重其節或欽其學而執手論心於歸
朝出宰之時縷載先生年譜中旣入臺卽上畿輔民情疏
以康熙二十八九兩年錢糧已奉上諭蠲免部議分別
不准概蠲撫臣又題請帶徵伏 乾清宮面奏得 旨允

行論湖南巡撫在任守制非宜輒報可辛未六月上疏請
停止捐納保舉廷議抑之再疏固爭遂以阻誤軍機論遣
籍遼陽京兆衛公言於上得不遣而於試俸方滿甄別
外調竟拂衣歸時先生同官繼疏論保舉捐納者上元陳
御史壽亦以年例出爲僉事越二載癸卯南督學需人
上謂非陸某不可與安溪李公督學順天皆從中降顧
先主已於歸懼平湖後壬申冬月小除之前夕病卒

聖天子睿照灼知一擢之於下吏孤踪破格之選一寬之
于諫臣強項違衆之罰終也衡文特簡嚮用有期而先期
早世然先生之獲眷於聖明亦已厚矣先生工制舉業

不徇時俗意度波瀾覃研四子之書因有得於程朱義理

夫朱陸正閩之派論之者無慮數十百家栢
鄉魏相國作見知錄與見道有識者辨識都門少墟入于
朱而畢入于陸山陰劉蕺山先生亦列朱學之聞知太冲
實親受經者孫蘇門獨爲夏峰之學蔚州魏先生及睢州
司空湯先生皆從之遊故謂蘇門之爲陸學不得辭也謂
藜洲之偏于陸學所不受也朱子爲集大成之宗儒其門
壻固無所不該而正脉獨盛于浙東由呂成公生居婺州

何王金許四先生從黃直齋遞相傳述宋文憲公領袖有
明之文運王文成公雖特起姚江要以勳業擴其學術亦
何可訾寡學者憎勝已以自孤其助若醇德茂績之儒蘊
抱隆而建樹亦大何一不有功於聖門朱子曰窮理以致
其知躬行以踐其實本朝公卿大夫清節危行躬行最表
表者蔚州睢州倡其前而平湖亞之蔚州旣屢薦平湖有
知己之感矣平湖與睢州致書論難往復氣欲凌睢州睢
州辭遜而意坦然蓋平湖
意見根據全在學部通辨
一書明末東莞陳建所撰顧端文序而稱之遂盛行于世
謂陽明之徒矯誣朱子以彌縫陸學故辨學於釋氏易辨

學於陽明難釋氏顯立空宗陽明陰壞實教然當慶元禁
僞學之日象山之門人楊慈湖袁潔齋未始不有功于朱
子紹聖攻元祐之日程子之門人賈易朱光庭實足以爲
玷於河南學術之爭往往貽誤國是首善道南東林諸君
子主持朝局之邪正而南臯少墟異同如是無錫所敬愛
者瓊山瓊山乃力詆朱子者也廣中新刻丘海合集剛峰
令與國先有備忘集謂語出考亭便與道不合較諸陽明
之尊附朱子者復驚特甚愚於修贛志擿而深非之睢州
道大而能容卽補文公敬愛瓊山之深指歎椒亭吳公以
道學自任出守嘉郡構鴛湖書院化導士民爰立專祠祀

稼書先生其中其崇正學表廉節之盛心與道同有善兩
書院後先相續高顧鄒馮行復見于今日矣不揣而爲之
記且以見儒學淵源其流派不必執而躬行實踐爲足重
云

繡州徵文序

龔汝賓

蓋聞產金之山定能湧髓懷珠之水方可澣心地因人而
皆靈底用泉刀之買年與時而更逝徒勞蠻觸之爭筆有
名葩觀美子以齊放胸無故紙挾斥仙以同遊鴈篆排向
雲中凌雲作賦鶴觴舉從月下邀月成詩則有就李故名
山拳別號所稱禾邑不愧綉州春滿樓邊烟雨到今未散

絮飛坊裏屐鞋自昔相聞蕙鳳尾之莎每笑舜欽一蓬企
鳴脚之林曾嗤禹錫之豪洗銅硯而增香鴛鴦湖窄榜苔
牋而散彩臙脂滙平簾動雀風徐恬表宅舟浮虹月陸瑁
留沁千弓放鶴之洲誰知魚樂百尺舞蛟之石競拾鼠精
山僅呼瓶藏得壺公日月溪皆生韭堪供庾子朝昏柳拂
波痕不礙如綫松攢塔影其小似針爾迺烹雲液于鷓鴣
搖毫禁禮傾月波于鸚鵡擊鉢狂言或夜降石磨首列山
公之啟或夢投玉燕足誇海叟之吟入舊館而懷蘇幽蘭
之啼眼如昨彈猿陵而吊陸春松之妙手安存竹院逢僧
盡是浮生之話南湖分韻招歸遺老之魂獨是半女聯星

金山雲接會稽全郡鏡水波通思拔鯨牙乃終囚於橫海
欲攀鵬翼竟屢謫于垂天雖行類刻舟實志存鑄硯三十
年攻苦獨伴孤檠六千場戲游耻彈長鋏是以耘苗而騎
決馬抑且掩戶而守木鷄向也官冷鄭虔八鑿海昌之火
今者師慙胡瑗一賞秀邑之荷白苧佳篇都成莊夢紅薇
勝境已化秦灰畧記讀書之堆偶識選文之寺飲匏盃而
酌秋嶽買蕪花而供笏齋明知故我猶存謹與諸君相約
沈畦半餅垂露千番雷威斷紋嚮泉三弄鹿園題後須教
道子埋光馬券臨來當令坡翁減色罷碁枰以染翰紙貴
落霞泛醞以聯吟縑酬疎雨住流虹而氣常平十家繪

麟而業可天况值四序之冬行間舞雪剛過一吻之月
筆底回春青藜照書因斯定集紫桃製錦爰是成編矣所
望鳳友三千龍賓十二挾承蜩之技擅貫蝨之材祝元暘
握珠而來揚弘農抱環而至平陵浴繭繰出五暈之裳新
市拋梭織就六銖之帔經傳相貝術愧點金素愛聚花久
祈醜蜜幸入扶桑之國枝仰千霄恍遊羣玉之邦珍踰希
世莫忘此日求助他山云爾

加興府志卷之十六



書籍

知嘉興府事閩陽吳永芳纂修

晉

搜神記 干寶

陳

國史紀傳

輿地志

玉篋 野王

齊

宣公翰死集

備舉文言



青囊經

文賦表狀別集

並陸贄

連翁集

顧况

黃蘗心要

釋希運

釋會章句

釋光範

華嚴經註

長水法華

宋

金陀粹編

程史

玉楮詩集

讀史備忘

滄郊錄

並嘉興郡守岳珂
多古金陀坊所著

都官集

懸山記

並陳舜俞

嘉禾記

郡守張元成修

呂聖求集

石門呂渭老

可齋類稿

李曾伯

禮經會元

竹塹集

並時

廣字編

衛

揮塵錄

玉照新志

並王明清

中興要覽

經史旁闡

並聞人宏

班馬字類

廣字編

漢隸字源

歷代帝王總要

並婁機

湖山汗漫集

趙孟頫

九山集

呂重庚

易稗

林至

冷齋集

杜詩編年

並魯訔

開窗括異志

魯應龍

雪溪稿

天閒雜語

櫟齋筆記

並許詵孫

澉水志

常棠

樵談

獻醜集 並許斐

語溪志 黃元直修 朱鵬飛編 錢達善

四書纂疏

論孟問答

六經集解

詩傳童子問

通鑑集義 並輔廣

簡齋集 陳與義

史論 徐綱

語溪集 莫若冲

讀史隨筆

可齋覆瓿稿 並陳埜

返菴集 陳炳

澹軒集 徐龜年

臥駝集 莫蒙

益齋集 陸埶

畏齋集 蔡闕

修辭稿 俞鎮

楞嚴補註

山宗藝苑 並釋可觀

化南集 謝炎

禮記集說

文章奏議 並衛湜

帝王治要

後學集 並衛涇

易經集說

讀史纂要 並衛富益

趙子固集 趙孟堅

竺雲語錄 釋景曇

了菴語錄 釋清欲

西白語錄 釋萬金

元

至元嘉禾志 單慶修 碩編

正學編

樂律考

七經補 並陸正

知非稿 黃玠

梅道人集 吳鎮

樂郊私語 姚桐壽

明

聽雪齋稿 孫氏

西溪漫稿 鮑愴

貝清江集 貝瓊

月下清遊集 江漢

桂宇集 張翼

涖政戒銘 殷原善

蘭國集 楊述

弘治志 郡守柳琰修

柳志補 郡守于鳳皆修

府圖記 郡守趙灝修

萬曆志 郡守劉應鈞修

嘉興縣志 令湯齊修

嘉興縣志 令羅炳修

秀水縣志 戴經

秀水縣志 周顯宗編

秀水縣志 令李培

嘉善縣舊志 于業編

嘉善縣志 章士雅修

海鹽舊志 譚秀修

海鹽五志 徐泰編

海鹽仇志 推官張瑀修

海鹽縣志 朱祚修

海鹽圖經 胡震亨撰

海鹽志林 胡震亨刊

澉水志 董穀

平湖縣志 吳春枝修

崇德縣志 洪異修

崇德縣舊志 陳履修

崇德縣新志 李一派修

桐鄉舊縣志 教諭危山纂

桐鄉續志 錢榮

桐鄉新志 馮孜修

程異隱集 程立

通鑑綱目

通鑑續編 並呂原

嗇菴集 高遜志

九栢存稿 呂堂

姚侍御集 姚綬

殊域周咨錄 嚴從簡

襄毅公遺稿 項忠

石雲藏集 沈謚

梅庄集 俞山

春秋或問 建文私記

慧星占驗 並袁祥

兩京類稿 黃胤宗

陸中丞稿 陸邦

南庄集 李孟瞻

東湖遺稿 屠勳

祐山集 馮汝弼

峰溪集 孫璽

慚齋集 趙漢

滴露軒藏稿 沈懋孝

心鑑 朱逢吉

南溪集 張輿

緯略類編 沈宏

拙菴集 沈淳

備倭圖記

征苗圖記

歷代市舶記 並卜大同

經學要義

史學要義 並卜大有

列卿年表

考定輿地圖

今獻備遺

小司馬奏草 並項篤壽

樵李往哲列傳

青藜閣集

宗藩議 並戚元佐

西漢集 李季衡

五等字書辨訛 莫藏

左氏摘字 徐晟

名臣言行錄

四朝聞見錄

西園雜記

東濱三稿 並徐咸

明朝正音 李景孟

春秋鄙兒

明代風雅詩話

女樂 並徐泰

瀛仙集 仇俊卿

擊壺編 彭紹賢

讀史備忘 鄭儒泰

吾學編

今言

古言

禹貢圖說

九邊圖志

端簡公奏疏

徵吾錄

史論

策學 鄭曉

許黃門集 許相卿

方洲集 張寧

周禮音釋 吳昂

東畬集 錢琦

莊簡公集 陸光祖

易數辨疑 呂濬

嘉樂堂集 孫植

紺珠經 郡守趙瀛

小學史斷 南宮靖一編

性理圖 張復

尚友堂集

炳雨樓志 並郡守龔勉編

溪山堂集

行戍稿 並沈思孝

南臺奏議 陳奇謨

輿地圖志 沈元華

三辰通載 錢如璧

歸省述征 沈自邠

易考易占易竅易準 共四集 鍾繼元

陳子吉集 陳九思

詩經類考 沈萬鈞

國朝名臣錄

學錄

樂律 並錢薇

修舉三吳水利考 許應達

三邑田疇七辨 王儒

河漕通考

北河紀略

安平鎮志 並黃承元

四音存稿

菁陽集 並范言

衡門集 鄭履淳

秀水縣水利考 林應亮

飛鴻亭集 吳鵬

兩臺奏草 黃正色

澄遠堂稿 李應徵

碧山學士集

明文獻

老子解

離騷解

學易詳說

學詩多識

左氏釋附

鑾坡制帥

朝鮮典志 並黃洪憲

易象管窺 黃正憲

王柘湖集 王梅

讀史備遺 沈琮

獻存錄 倪輔

漸山堂集

蘭暉堂集 並屠應埈

通鑑便蒙 陸萬垓

東濱遺稿 陸淞

鶴軒逸韻 洪蒸

麟經考

班馬異同

巢雲館詩紀 並沈啓原

快雪堂集 馮夢楨

介石堂集 朱國祚

吏隱齋集

左陞紀略

論孟貫義

聖政聖學紀 並陳懿典

東谿遺稿

紀行錄 並陳咨

文在堂集

陳芑言

潛初子集

岳元聲

南洲集

南洲詩說

元經訂註

南京都院志

二程全書

周張全書

邵子全書

豫章全書

並徐必達

尚玄艸

姚萊

尚書彙解

俞鯤

沈氏學炭

治統紀略

籌邊七略

古文大學集註

叅同契解

春秋集傳

高士彙林

並沈堯中

少岳山人詩集

項元洪

築竹堂草

姚思仁

五欲軒集

賀燦然

樵李英華

朱翰編選

樵溪集

張服采

水竹居集

鍾一元

文蔚編

吳繼

元陽堂集

張應治

求志齋詩草

陳瀚

竹坡集

施奎

棲玄堂集

醫藏目錄

並殷仲春

侍御集

楚臺疏略

並彭宗孟

邑文獻志

名世學山

並王文祿

雄文閣集

朱泰楨

忠烈公遺稿

徐從治

昭代芳模

徐昌治

講學編

吳麟瑞

忠節公遺稿

吳麟徵

鳴玉堂集

丘遂詩集

並包汝楫

恬致堂集

紫桃軒雜綴

六硯齋三種

画勝

並李日華

樂白軒集

折股漫錄

並黃承吳

滑石居集

譚昌言

五種秘笈

沈德先

花史

王路

景玄堂集

高道素

最樂編

高道淳

高氏詩選英華

高承埏
高道素選

羣書秘簡

高承埏

南垣奏疏

張應洽

漫寄軒集

朱大啓

圖書編

章潢

十六國春秋

蓮花幕記

並姚士粦

長溪文編

沈純佑

書法雅言

項穆

呼垣日記

學易堂筆記

並項臯謨

易就

春秋彙編

並徐世淳

可經堂集

徐石麒

一螺集

紀年備考

春秋緘胡編

並袁仁

袁氏易傳

河洛解

曆法新書

皇極考

功過格

並袁黃

土苴集

周鼎

武塘勝覽

孫詢

拙齋集

雲谷集

並朱祚

南宋文選

尚書沈氏傳

尊孟小傳

法宋樓書錄

飛神傳記

借陰雜錄

儉心堂集

並沈嗣選

文獻通考纂

唐音統籤

靖康盜鑿錄

續文選

李杜詩通

秘府彙函

讀書雜記

赤城山人稿

並胡震亨

兩朝從信錄

沈國元

樂春堂集

高文登

備兵杞言

兵道蔡雲怡

易詩書三經註解

三禮疏解

虛雪齋稿

並屠明靖

周隱士遺書十六種

古今詩選

唐宋元明酒詞

尋芳吟六集

石刻五種

並周履靖

醉月軒吟艸

吳麟

培塿錄

鄭端胤

蒙古堂集

後梁春秋

於樂子

並姚士粦

香雲菴集

閒閒集

並沈誼徵

名臣言行錄

顧又輝

學稼軒艸

吳麟趾

晚龕詩

吳麟振

蓬葛園艸

吳晉晝

大易圖說

日月歲三儀

閩職三儀

吳蕃昌

歷代鐘鼎文考

陸堯封

性理翼

禮經導窾

並陸基仁

野獲編

沈德符

詩體明辨

文體明辨

並沈棻

採運條議

徐學周

蒼雪齋稿

李士標

廉善堂集

孫光裕

激楚齋集

李襄純

二槐詩存

詞苑春秋

並王翊

寧壤編

項德楨

碧蓮叟漫稿

陸道乾

熹廟邑乘

錢棻

周禮集傳

曹津

司勳遺稿

卞錫

魏氏忠孝合集

魏大中

幾亭全書

陳龍正

大經堂集

屠爌

中林集

二京編

三游集

並郭子直

史評

范光宙

民懷集

魏楷

左傳彙事

沈經德

牧史

放衙集

並李春

見山集

北遊集

並沈如封

飛隱艸

吳中台

仁書

吳爾壘

靖質集

陳山毓

易揆

錢士升

雪園易義

李奇玉

菊農長短句

錢繼章

綸扉奏章

支如玉

讀史隨筆

時事漫錄

軼語考鏡

異林

並支允堅

醫經大旨 吳岳

大政記 張奇齡

元暢閣集 沈承徵

碧里四存

參龍子 並董穀

論語逸編 鍾仁

勺溪集 陳鑑

擊轅艸 錢蒼

筆記 呂兆禧

續文選

清遠堂稿 並湯紹祖

五經疑 陳言

西村集 朱朴

杞憂草 彭宗因

東寇事略 采九德

海寧衛乘 朱士英

靜園集 沈延銘

雜說編 朱圮

禮記通註

敬道會編 並朱元弼

花事董狐 朱學宗

見聞記異

廣諧史

雨窗雜錄 並陳邦俊

香却敵窩稿 徐郴臣

復觚集 卜不矜

泉南雜記

庶物異名疏

年譜韻編

統譜

異姓補

異魚贊

粵事鈔

後述異記

李杜志林

椽史列卿表 並陳懋仁

演禽玉鏡 項德明

越遊草 張伊

敎家類纂 薛厚

華平集



四餘集 四餘謂藝餘數餘政餘耕餘

述餘集 並支大綸

袁氏春秋傳 袁顯

周禮衍義 本宋葉時著今錢賀刪梓

尚書集解

禹貢圖考 並陳泰寧

石聯遺稿 沈煥

瀛嶼集 夏尚

一默居士集 陳約

平齋遺稿 沈槃

嘉善人文紀略 浦端撰

河滌難經 吳澄

半隱集 錢均

靖難盡心錄

龍池集 並郁天民

青雲館集 孫在鎬

東齋遺稿 朱思

廣玉壺冰 沈大奎

百穀堂集 孫鏜

闡理編

讀史緒言 並黃耀如

闡皇極義 朱匡維

若麓遺稿 姚遜

師陶閣集 吳文憲

鷓菴詩 俞嘉猷

濩略 陳閔泳

五經子腋 陸韜

周易註傳

左傳典略

漢書雋

洪永紀事本末

八代詩牋 並陳許廷

侖者菑集

菟園集 並陳梁

平湖科里考 陸基志

景賢祠志 陸基忠

冰雪軒集 曹徵庸

睡餘集 馬鳴震

二十一史纂 馬維銘

二十一史快編

雪廬焚餘

亞趙惟寰

京省分郡人物考

過庭訓

明儒要錄

馮孜

臨風草

施善道

友山社艸

吳郡

浣雪居集

釋正勉

山塘草

並濮淙

古今禪藻集

釋正勉

藏外經典語錄

細數備載
經直畫一

藏經

十種藏板東瑤寺

方冊藏經全部

六千三百二十卷
徑山藏板
本郡楞嚴寺流通

冬溪內外集

釋方澤

黃葉菴詩

釋智肱

香奩稿

柔氏貞白著

國朝

韻史蒐荃

其閒集

莊騷二學

並譚貞默

秋閒詩艸

三仕草

二酉艸

秋閒詞

並王庭

倦圃詩文鈔

獻徵錄

五十輔臣傳

並曹溶

詩鈔

輯淵映

道菴集

賀冲然

屬雲閣稿

秀攬亭詩稿

並李繩遠

剝廬草

唐堯岳著

顏子彙編

高陽註

皇極圖韻

陳蓋謨

讀史綱要

孝行傳心

並張天柱

鶴洲題咏

朱茂時

勞勞艸

沈傳弓

大易集義

周弘起

楊園先生全集

甲申問目

初學備忘訓子備忘錄

批童蒙訓傳習錄

近古錄

言行見聞錄

願學記

朱子文集語類選目

讀書錄居業錄選目

喪葬襍錄 並張履祥

三魚堂文集

年譜 郡守吳永芳編

松陽講義

讀朱讀禮隨筆

四書大全困勉錄

並陸隴其

二程全書

松桂堂集

南征草

並彭孫遜

平寇志

彭孫貽

啓禎實錄

卞燦丁旭合纂

帝王要略

古學類考

並朱輔

易經口義

徐甘來

古學備體

四書通解

並祝文彥

抱經齋文集

徐嘉炎

曝書亭集

明詩綜

日下舊聞

竹垞文類

經義考

並朱彝尊

閩越疆理記

烟霞集

並杜臻

秋錦詩

李良年

誠齋詩稿

陳忱

西臺小艸

周宸藻

鼓應初編

柯崇樸柯弘本

紀遊艸

柯崇熒
柯維楨

理嶧拙言

仲弘道

宋詩鈔

吳之振

說鈴

吳震方

江邨詩集

編珠

並高士奇

東溪詩稿

陳莢

可儀堂古文六種

俞長城

更生集

郭襄圖

龍舒治略

朱振

鴛湖書院集刊

郡守吳永芳

大清律輯註

沈之奇

濟美堂集

孫衍
孫霖

漱芳閣集

謝韞暉

附志書

嘉興府志

郡守袁國梓修

嘉興縣志

邑令何誌修

秀水縣志

邑令任之鼎修

嘉善縣志

邑令莫大勳修

海鹽縣志

平湖縣志

邑令朱惟熊修

石門縣志

邑令鄭世培修

桐鄉縣志

邑令徐秉元修
仲弘道編

嘉興府志卷之十六

知嘉興府事閩陽吳永芳纂修

外紀

誌以紀事事以傳信故事非經而信無徵者置弗錄然亦有事稍涉怪而確有可信或故老之傳聞或士大夫之記載美惡互見神奇並列於蹟昭勸懲而生感奮未必非針砭之一助也誌外紀

三國時陸績爲鬱林太守罷官不持吏一舟泛海而歸

舟輕兀傲用巨石支之中流風濤橫舟者胥溺績

舟一人假寐如見神人往來護持舟人曰陸使君持



身清謹約已厚人行通於天所至神靈祐爾輩藉其庇覆可無驚悸績舟果安流無恙

唐陸宣公當國出李吉甫知明州及吉甫等七州時宣公正貶忠州別駕吉甫置怨交權人咸重其里又竇叅嘗傾官公後叅爲李異所奏上欲殺之叅大臣罪不應死力救之乃止貶驩州司馬又欲叅黨籍其家貲公力請寬之

唐顧况子非熊年十七而殤游魂不離况所處悲啼不已作詩哭之曰老人苦喪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應之曰若得輪迴當復爲顧家子况果

復生一子七歲不能語其兄戲之忽曰我爾兄也奈何戲我叙前生事歷歷無一謬者即非熊也趙志

晉天福庚子亭林寶雲寺壞於水開運初始遷於南將成寺僧二人各夢紫衣人謂曰吾故宅廢久矣今於此建寺立吾像吾當護汝明日又夢曰可取水際古碑驗之僧獲碑字皆滅沒獨一片分明云寺南高基顧野王曾於此修輿地志僧遂於寺東偏築室祀焉叢談

晉光熙丙寅有毛人三集於澉浦酈道元曰汜於風也永嘉辛未嘉興張林家狗作人言云天下人餓死後果兵

荒相尋

圖記

唐宋時嘉禾地重重設堰埭用牛挽船過堰而徵其稅置
官領之唐人詩云牛屎堆邊識張祐祐曾爲我地東瓜

堰官也

嘉禾舊聞

呂諤天禧初登進士第後天聖景佑間二弟曰詢曰評相

繼登第皆有名於時嘉興登仕者自諤兄弟始

嘉禾舊聞

宋間人建謚端穆登天禧三年甲科初秀州自錢氏歸國

未嘗有策名於朝者自建取魏科登朝班以爲倡鄉里

翕然化之

禾錄

東坡志林云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爲嘉興乍浦下場鹽

官侮慢廟神以死及考曾子固序太白於寶應元年卒

去貞元五年幾三十歲伯禽年甚高矣李華撰太白墓

誌云有子伯禽天然長能持幼能辨數梯公之德范傳

正太白墓碑云訪公女孫二人云父伯禽以貞元八年

不祿俱無服官之說然則慢神之伯禽非太白子甚明

澱水胡元瑞讀書佔畢有兩李伯禽一李太白子一嘉

興監與神婚者此確証也

陳懋仁析醒漫錄

貞元中海鹽有戴文者富而殘刻鄉鄰有事輒索害之受

害者衆咸曰戴文何時償我文死而鄰牛產一犢脇下

白毛成戴文字鄰以爲戴文之輪迴也呼而鞭之其子

恥甚屬鄰人格去牛脇字以字滅無左驗訟有司以冀

雪恥有司令牽牛至則戴文字復斑斑見矣呼之卽應
聲而嚮後六年斃

宋淳熙末崇德張氏家貧飯麥其婦以麤糲數詈其夫夫
勸之曰充饑可已何刺刺不休乃爾婦詈益甚未幾視
所炊麥悉化爲蜂出牖飛去婦大驚隨病心死

語

宋張仲淳居秀州好陰德不求人知偶有一商抱疾攜裝
投寄仲淳畧道姓名鄉里遂斃閱其裝有千金仲淳爲
具棺斂召其子護喪持金而歸一夕死者見夢云聞公
生平有隱德至行故遠來寄托以死公果恩我如此行
當生貴子矣已而生子師中舉進士

宋時岳珂知嘉興府譙樓上更鼓不鳴責問直更者曰每
夜一更有五人至飲羅列器皿珍味云係侍郎姻戚所
以不敢支更至晚珂令提振官二人攜府印擇兵二十
人各執器械候樓下中夜直更者報五人復來珂遣提
振攜印前曰侍郎在此請相見五人卽驚散守據中坐
取視器皿判付公庫邪魅遂息

唐以前自杭州至嘉興皆懸流其南則水草沮洳以達於
海故水則設閘以啓閉陸則設棧以通行古胥山碑謂
石棧自錢塘北抵禦兒之胥口乃其證也至今有石門
陡門之名而其迹則湮沒於阡陌久矣

趙志

馬場湖有宋時潘師旦園元趙孟頫記畧云故宋尙書潘公初知秀州時愛州之土膏水深遂有卜居之志及仕至通顯卽解印歸治室於春波門外由南塢暨漁淑可遊者凡十一所因名會景園

嘉禾舊聞

秀州子城有天王樓建炎時金人犯順大擾秀州將屠之有天王見於城上金人大懼引去州境獲免

元志

宣和間宋昭年知秀州時盜發昭年謂吾州當受敵於是大修城隍明年賊果至昭年與民乘城固守賊留三日無敢薄城者後大潰而去昭年嘉功進秩

說海

淳熙改元秋大旱知縣李時習知龍潭在景德禪院前遂

以太平廣記載南中攪龍事請於知州張元成而張又驗之蘇文忠公徐州起伏龍行穎濱先生邢山潭詩聽之不疑隨車霂霈歲果豐稔李作記鐫之石攪龍之法無他以長繩繫虎頭投有龍處耳旣得雨偶取虎頭稍遲雷電繞於郡治移時不止張速遣人取之卽晴霽婺州經圖亦載攪龍之事則此法果不誣矣

趙志

仁宗時定制近臣得罪雖有贓汙亦止降爲散官無下獄者熙寧初龍圖閣學士祖無擇始以臺官下秀州獄時鄭獬知杭州上章救解言甚切直後許將沈季長劉奉世舒亶相繼下獄莫有救解者

志林

吳越舊式民間盡算丁壯錢以增賦其貧乏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棄於襁褓或賣爲僮妾至有捉攜寄於釋老者宋真宗一切蠲放民俗遂蘇

金兵南渡據臨安遣騎二百自黃灣至秀諭降時朝議主和吏民遷避有賈機宜潰卒遇之碎碑爲砲以拒明年

秀州爲金兵所破邑尉朱良禦之力戰死

元志

紹興初王德平秀州賊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

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陣交衆遂殲焉

志

綿竹張浚字德遠建炎初由進士爲秀州諸路叅軍馬控扼副使苗劉之亂浚在平江寓書呂頤浩謀舉勤王之

師詆賊悖逆朱勝非恐生他變乃奏貶浚郴州安置浚得命卽就道趣發至秀州賊僞詔大赦厚犒諸軍浚於府庫中檢舊詔令遣人馳十數里外易之屬吏宣詔但爲撫諭之詞大犒諸軍人賴以安時張浚亦在秀州浚以其才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浚與世忠饗將士問以順逆衆皆感憤頤浩亦自江寧來赴中外勤王兵集者五萬浚部兵次臨平賊黨屯拒世忠等伏戰大破之傅正彥遁追及斬之國步遂定拜浚知樞密院時浚

年三十有二

宋史

紹興間海鹽丞簡傲不羈志輕一世嘗謁一鄉大夫主人

偶遲遲而出丞故好睡比主人出則丞已鼻聲如雷矣
主人以客睡不敢呼亦復就睡丞覺亦以主睡不敢呼
更復就睡如初究之主客更相臥醒至日沒丞起而去
不交一言趙子固愛其事作圖紀其說於上置之座右
曰此二人大有華胥風氣足以愧世之責望賓主者

樂郊

私語

唐乾寧錢鏐自稱吳越王鎮將曹信始建城隍信仁和人
唐末兵興保臨平鎮後移鎮嘉興著惠政子珪嗣爲都
將民祠祀之

循吏
數

吳越王改元天寶置闕元府於嘉興在唐昭宗光化初年

宣和二年睦州人方臘託左道以惑衆自號聖公改元永
樂置裨偏將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冑
惟以鬼神之事相扇聚惡少千餘陷睦州又陷歙州取
桐廬新城富陽等縣進逼杭州郡守棄走州遂陷明年
正月賊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
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兵至開門表裏合擊斬首九千
築京觀五賊退據杭州後二年秀州爲金人所陷

恬致
堂集

張魏公在秀州聞苗劉之亂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
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問曰苗傳劉
正彥遣汝殺吾耶曰然公起欲避之且許以金帛客笑

曰殺公何患無財顧吾亦知書者豈爲賊用况公忠義如此安忍相害懼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特相告耳問姓名不答公留之曰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振衣登屋去屋瓦無聲翼日公命取囚斬之後公以事至河北屢物色之不可得

嘉禾舊聞

宋劉忠顯公幹宣和間鎮長樂晚年移居嘉興舍旁有水竹自長樂歸里日與里中賢士大夫逍遙放浪以相娛樂時人號爲散仙

陳周士守禾時宴客於月波樓有周甲者爲趙德淵隸是日亦載酒薄遊聞陳警咳聲亟飛棹避去陳聞大怒曰某不才望輕遂爲一卒相侮如此訴於趙以杖斃之後數日陳他出忽大叫云周甲奈何鞭我背也未幾疽發背死

元志

錢塘應之紹爲嘉興學正時紫虛觀道士太無中風疾不起夜半忽呼其徒語曰適夢本觀岳祠前見一吏二卒押男女二人視男者狀似之紹余索公文語讀之其詞曰嘉興路城隍司爲陸小蓮溺水事寃抑未伸今要應之紹及妻楊氏赴岳祠取問太無見之紹名遂大驚覺黎明遣其徒走詢則已先一日殞矣未幾之紹有家人至云之紹妻楊亦於是夕告殂好事者詢其故知陸小

蓮嘉興百福坊人爲之紹婢之紹妻如溺水死者建德

邵青溪作文記其事

輟耕錄

秀州胥吏陸儀充左院推司有一囚罪當坐杖儀受仇家錢法外凌遲至死後儀以罪廢每陰雨間見囚立於前家人時見儀作哀乞狀自言曰爾且去我自來由此恍惚饑餓而死

圖記

秀州陳生爲錄事不問曲直惟冒賄稔惡常帶一便袋每事悉納其中旣死夢其家人曰我在湖州歇山寺爲犬家人驚憐詣寺問之大聞家人至急避僧寮榻下狀若羞赧者然家人去僧呼陳大錄犬卽搖尾出視腹下垂

一物形若便袋時人呼便袋犬

秀州有陳五者所製鱖乾甚佳人競市之且多方以求製法後得疾宛轉繞痛死其妻始言每得鱖卽置瓦器以鹽灰及白瓦屑蓋之鱖爲鹽灰所蟄皮破而鹽遂入其中故滋味特佳後五得疾躑躅床上厥狀無異鱖云

至正時海鹽楊西嚮鴨爲生所製鴨餅爲州人爭搆楊利子得錢每鴨執其頸以鐵釘之尋沃以醬鴨未死而味已浸入其中矣故味特佳楊晚成疾每口浸浴缸中頻呼添極熱湯至肩身無一完膚人謂活受湯鑊地獄之

報越

嘉興張愛橋製鸚鵡名父子分肆至正二年十月其子宿
父店中將夜半火起烟氣內攻父子俱不得出死廢中
翼日人視之四體焦爛不異其所製鸚鵡

楚漢

金粟寺有康僧德姚桐壽時往頂禮至正甲午廣文潘澤
民借桐壽之寺檢三藏書零落過半翻閱踰旬忽眉間
若有一線出于鰓孔者蛻颯少時遂若朱蛇遊霧歛閃
盤旋難以名狀佛日朗映俄見天地樓閣皆成五彩似
從放光石中看金碧世界一時驚嘆爲稀有之瑞

達魯花赤也先不花北人也至正三年至海上時方八月
秋濤大作潮聲夜吼震撼城市不花初至聞此不敢臥

急起問門者門者熟睡呼之再三始從夢中答曰湖土
來也及覺知是官問懼答遲跌足曰禍到也禍到也狂
走而出不花誤聽遂驚跳入內呼其妻曰本冀作達魯
花赤榮耀縣君不意今夕共作此州水鬼遂夫婦號泣
合門大慟外巡徼聞哭傳報州正佐官皆顛倒衣裳倉
皇奔救以爲不花遭大變故也因急扣門不花愈令堅
閉以阻水入同寮益急遂破扉倒牆而入見不花夫婦
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寮詢知不覺其爲絕倒乃
知唐人所云潮聲偏懼初來客爲真境也

石通間郡中有木在水濟人遇淨則浮逢羶則沉人知其

不凡取爲觀音像鑄製纔畢面目手指皆有文彩時人號爲木紋觀音初在五臺後移精嚴寺東廡凡遇水旱

郡大夫率邦人禱之輒應

趙志

宋熙寧九年嘉興令陶象子遇一女偕行至水濱遺詩曰
生爲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與
之期曰仲冬二七月盈之夕車馬來迎自是令子遘異
疾不可救療后辨才法師元淨抵秀令亟告之法師過
令所除地爲壇設觀音像取楊柳洒水咒之夜遂安寢
明晨師入令子臥室結跏趺座引令子跪問曰汝居何
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

蒼蒼師問其姓答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支舞
腰師曰柳姓也乃啞然而笑師又爲宣說楞嚴經密神
咒令痛自悔恨母爲惡物所轉于是號泣不復有云未
幾有一女隱隱自令子背後出顧令子泣曰久與子遊
不能遽舍願觴爲別令子亦哭相對引滿作詩曰仲冬
二七是良時江上無緣與子期今日臨歧一杯酒共君
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

趙志

政熙開朱勛以滬瀆靜安寺庭陳朝檜聞于朝卽陸龜蒙

皮口沐所咏雙檜也有旨遣中使取之中使將毀山門
而出一夕風雨震雷忽碎其一乃棄不敢取

元志

石照開鄧州金雀雲過嘉興舟泊禪榻寺左月夜有女子
攜石匣古琴歌葦岸中歌曰記得一盤直千金如今寂
寞古牆陰秋風荒草白雲深斷橋流水何處尋金起視
之女子潜然曰妾曹刺史女也因君有夾川之變特來
相聞耳金後爲縣令卒于夾川考其寺卽曹住宅鑿土
得石匣古槩各一有金繫焉

淳熙初秀州呂氏冰瓦有樓觀車馬人物並蒂芙蓉牡丹
長春萱草藤蘿等文經日不釋

至正丙申春三月海鹽趙初心率子姓掃隴聞栢樹作老
鶴戛戛聲衆木和之移時方止翼日趙家人某屠猪猪

腸迸地蜿蜒如蛇走里許明年苗軍大亂郡遭兵火者

三

至元間有道士于普照寺前見一荷葉卷舒不已一人拾
置懷中去叩之乃至元鈔三十文又夏氏僕楊某見小
花蛇盤旋道左行人取而藏諸袖問之乃至元鈔三十
文右二事直微末耳然必待有主之者世之無厭者能
無鑒乎

海鹽州少年善歌樂府其傳皆出于澈川楊氏當康惠公
存時節俠風流善音律與武林阿里海涯之子雲石交
善雲石翩翩云子所製樂府散套駿逸爲當行之冠又

歌聲高朗可徵雲漢而康惠獨得其傳雜劇中有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以寓祖父之意第去其著作姓名耳其子國材少中復與鮮于去矜交好去矜亦樂府擅長以故楊氏家僮無有不善南北歌調者由是州人多以能歌名于浙右

樂郊私語

張士誠歸命中國兄弟並拜太尉平章之命至正十九年秋七月大城武林起平松嘉禾四路官民以供畚築海鹽一州發徒一萬二千分為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糧遠役長吏籍之酷斂鞭朴極楚無有停時死者相望于道乃新城碑記比之南仲山甫其辭有曰有嘉太尉克

緩我后疇其相之平章弟昆又曰我作我息我出我入變呻爲謳伊誰之力豈不慚覲斯言也乎

禾中風雅盛于元季一時名士爲聚桂文會以文卷赴者五百餘人楊維禎評其優劣郡人鮑恂貝瓊爲之倡從而和之者郁遵朱克恭王鏞兄弟濮仲溫父子四方避地如天台徐一夔桐廬姚桐壽崑山顧德輝温州陳秀民閩卓成大河南高遜志四明周棊江陰孫作錢塘陳世昌江都丘民東平牛諒會稽唐肅江漢皆來僑居文酒相酬歲無虛日至今傳爲盛事

嘉禾舊聞

仇臧寺有銅鐘言極洪響故老云匠者鑄鐘成時自言俟

我行五六十里外方可擊之既去正新豐十八里寺僧
遽扣匠聞其聲嘆曰聲止此矣此鐘自新豐十八里外
果不復聞傳疑錄

宋吳仲圭將沒命刻一碣于塚曰梅花和尚之塔人怪而
問之曰久之當自驗也未幾元髡奴楊璉毀掘江南諸
墓視仲圭塔爲緇流竟免之

浙西自宋南蹕以半壁支中原竭取苛歛久矣末年賈相
謬畫凡所籍沒田抑以售民名曰公賣于民多田者抽
三分之一抑以售官名曰公買此二種田俱以原入佃
租之數爲稅額不啻十分而取其六七民厭厭就困入

元仍之明興因張士誠負固後服凡其宗族戚里之產
悉以佃額充賦國初之田分官民二則而則又各分數
等輕重懸殊民間以田轉售利于速脫改官作民改車
作輕田去而糧存本戶以累後嗣所不惜也嘉靖間郡
守趙瀛建扒平之議盡剗去則第而以一則徵收民始
得安

紹興間海鹽魯璪赴省試納卷畢將出門偶思卷中詩誤
押旁韻倉皇反求之時卷軸山積斷難檢尋忽一老吏
曰吾能爲公取之璪許以鏹吏於亂卷中一探得之遂
塗竄其誤吏曰謝鏹送吳山坊第幾宅卽我家也叩

其家則云某爲太常吏。死已旬日矣。詢其狀貌。正貢院所見者也。瓌驚惜以鏹付其家。已而登第。

元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城東馬橋上白龍掛。盲風怪雨。天闇黑若深夜。壞民居五百餘所。大木盡拔。復自半空墜下。悉折爲二。雜以萬瓦。亂飛溪水。直立人皆叫號奔走。不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城北北麗橋望太湖而去。時陶宗儀家去城可三里許。如聞萬屋齊壓。急出戶四望。黑雲洶湧。失府城所在。經一二時方霽。不一年爲戰。聞之地。凡龍所過處。荆棘寒烟。衰草野燐。視昔時之繁華如一夢也。輟耕錄

嘉興貢院元是州學。有桑芹橋。後遷學於鳳池坊。此地遂爲貢院。每舉終場。幾二千人。西廊之第三間。極北舉子常有爲魅所憑。而至死者。或如猫。或如婦人。每一發。城則妖氣愈盛。丙午歲將赴舉。監試官忽夢有人自稱貢院將軍云。我死於此地。今得爲神。舉子死於場屋者。皆我輩爲之。可立廟於西北隅。祀我則免。遂立祠。由是兩舉稍安。就試者莫不先期備金錢。赴禱以求陰庇云。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上遣王方贊均兩浙雜稅。方贊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王謂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旣爲王民。豈當循僞國之法。上從之。王

後官轉運使

志

莆田薛元鼎仕宋爲戶部郎時有獻貢籍之說薛被旨往秀州欲以一州歲計綜覆其贏縮以爲天下準平此法果行民受其病薛至秀州還奏曰但見郡縣窘束不見有餘于是上可其請曰卿真寔才也除尙書左郎官循吏藪

楊廉夫來禾中撰吳越兩山亭志併選詞人題咏已就稿矣夜半聞剥啄聲起視之則皆江南之能詩者約數百人各執金繒乞楊留選其詩楊笑曰生平于三尺法亦有時以情少借若詩文則心若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

欺當世之士遂運筆批選見收者止鮑恂張翼顧文澣金炯四首楊顧諸公曰四詩猶爲彼善于此諸什更須託胎耳然被選者無一在座諸人相視驚駭固乞寬假以留姓名楊揮出門外閉關滅燭罵曰風雅掃地矣樂郊

私語

三山曾陟嘗寓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月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謂曰子思鄉之切何不一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剪紙爲馬令合眼上馬以水啜之其疾如風祝曰汝歸不可久畱須臾到家妻令人浴易新衣陟曰我便去妻曰纔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

予乎陟卽上焉而行馬足折驚寤乃在書館中所衣皆
易新製者道人亦不見畱一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銀
鬃綠耳步相隨佳人未許經分別不是仙翁豈得知
海鹽州瀕海最爲國利顧多亡命之徒往來私販雖吏兵
莫之敢撓至正丁酉灤城范廉卿以蔭補巡檢廉卿恂
恂儒者顧長騎射無論鳥獸不及飛竄雖海塗上跳魚
子蟹之細捷射之百不失一夜每懸火竿上去竿三百
步從暗中射火無不滅也于是亡命心懼毋敢于州北
私販境內肅然先是推官陳春以平反鹽獄見稱至是
本路大僚曰使巡官人人如范廉卿何必陳司理平反

也

趙子固宋宗室入元隱遯不仕居海鹽之廣陳鎮時載一
舟舟中棗書備具往往泊蓼汀葦岸看夕陽賦麋月爲
事縣令宣城梅黻之舶所謁之卽飛棹去梅佇立岸久
嘆曰昔人所謂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者殆謂先
生歟其從弟子昂從茗中來訪閉門不納夫人勸之乃
令從後門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近來佳否子昂云佳
曰弟奈山澤佳何子昂慚退卽令蒼頭濯其坐蓋惡其
作賓朝家也子固沒後桐江姚桐壽卜居其里想像鼓
棹行吟勝迹白扁所居曰樂郊

海鹽州著姓常氏自忠毅公與秦檜不合退居上海遂家焉其後有號蒲溪者亦官叅知政事其子孫嘗言祖像以兵亂失之後復得之民間其像瘦惡而髻帶貂蟬冠贊曰佑時生甫同德暨湯治格一隆力成再造長樂温清遂明王孝理之心海宇阜豐躋斯民仁壽之域公功業迪帝庸作歌列辟具瞻謂相君之形惟肖睿辭敦獎見王者之制坦明後題曰門下士武原魯瓌拜贊按宋范茂明集有代賀秦太史画像啓乃知此係檜像而常氏謬認爲祖子孫誠不可不學如此

王店鎮有工部尚書王達者世居大彭都官灘里自達構屋于梅谿聚貨貿易因名王店尙書公子曰令安孫曰延福皆成進士簪纓相繼而王店日漸殷庶遂成巨鎮括蒼劉伯温嘗遊海鹽之橫山相視地脉曰中國俱發源于崑崙北龍中龍人皆知之惟南龍一支從峨眉並江而東竟不知其結局處頃從通州泛海至此乃知海鹽諸山是南龍盡處人問何以知之劉曰天目雖爲浙右鎮山然勢猶未止蜿蜒而來右束黔浙左帶茗霅直至此州長墻秦駐之間而止于是以平松諸山爲龍左抱長江淮泗之水以慶紹諸山爲虎右繞浙江曹娥之水然諸水率皆朝拱于此州而後乘潮東出前復以朝鮮

日本爲案此南龍一最大地也。人問此何人足以當之。曰非周孔其人不可。然而無有乎爾。吾恐山川亦不忍自爲寂寂若此也。樂郊私語

明永樂癸卯令選天下嫠婦無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廷教宮女刺繡縫紉初止無子者後卽有子而幼且貧者亦遣行郡有柴氏者亦與此數柴侍宣德左右後以念子乞歸上欲招其子入內柴奏子愚痴不可至京因命乘傳歸其子從母姓卽柴鐵塊父也

隆慶戊辰正月民間訛傳朝廷欲於江東選宮女旬日間嫁娶殆盡其男女門戶或不相當至有抱恨終身者又

傳欲娶孀婦入浣衣局向來守節者多改適去天啟辛酉二月復有此變雖出示曉諭亦不能止一時傳爲恠

事邑志

元達識帖木兒字九成和寧王康里脫脫子也至正七年除浙江行省平章政事先是父脫脫爲浙江行省丞相時嘗開河以通江民甚便之至是湮塞復浚以繼父志時稱其功

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兵南下叅政楊完者偕先鋒呂才各屯兵數萬分守嘉興及王江涇張聞有備不敢取道嘉禾自平望烏墩直擣武林達丞相以爲楊必當扼其鋒

漫不爲備比入境倉徨出拒竟大敗楊聞城破乃嘆曰
罪誠在我由是分官軍爲三路遣將英從大麻唐栖董
旺從硤石長安身率劉震朱鉞從海鹽黃灣而進以呂
才呂昇屯守嘉興張兵應接不暇一敗于皋亭山再敗
于謝村及戰于夾城已不支矣遂遁去初楊來海上與
姚桐壽商禦賊策姚令其留兵三千遏賊歸路楊曰此
行賊且成擒安得有歸者不聽後果縱逸無算

至正丁酉八月張士誠以水師數萬來攻嘉興叅政楊完
者監兵追至杉青積葦草于兩岸南風大作舉火縱焚
約四十餘里焚燎戰艘無算賊懼捨舟登陸進逼城下

戰于東瓜堰賊大敗斬首至二千級俘者六千人統軍

張士信溺水遁去顧完者性克暴不被王化日肆劫掠

至貴家見婦女輒取媠汚少拒則指以通賊縱兵屠害

由是部曲驕橫凡屯壁之所家戶無得免者民爲之謠

曰死不怨泰州張生不謝寶慶楊蓋怨之深也

以上樂郊私語

至元中兩浙爲方張竊據貢賦不供海運之舟不至京師

至十九年遣官由海道達杭徵粟于江浙時張士誠爲

太尉方國珍爲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兩

人互相猜忌一慮載其粟不以輸京一懼掣其舟乘虛

襲已相持莫爲先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曲爲開諭國

診始率海舟戾于邑之激浦而士誠平江之粟展轉以
達杭之石墩又一舍後抵激浦乃載于舟海灘淺澁甚
艱于行爲粟僅十一萬石越四年士誠拒命遂絕禁
楊完者本武岡赤水苗也張士誠攻嘉興元兵力不能守
江浙行中書省丞相達識帖木兒以便宜調完者兵來
禦完者陰鷲酷烈多權詐有苗黨千餘皆趨捷能赴湯
火號曰答刺罕屢敗張軍嘉興獲全因恃功脅丞相自
陞叅知政事性淫穢惡蹟彰聞後敗還杭竟以酷自滅
嘉興郡邑亦遂陷于張氏

新豐鎮鎮曰新鎮塘曰漢塘相傳以爲漢新豐人遷于汴

又南渡居此故名鎮之居民務農桑尤多市販亦有業

儒者圖記

元世祖登極嘗召張文穆公入便殿問當時急務時方隆
冬上以所坐貂褥撤賜命坐別以他褥進御所上數十
條悉命執政次第舉行而桑哥盧世榮以罷冗官一條
爲侵奪朝權詈聲朝堂曰何物蛙蝦兒遽欲奪吾柄耶
夜令健兒埃之途將甘心焉趙文敏救之得免後懼禍

遂不復出樂郊私語

徐武寧仁厚不殺與張士誠戰于皂林獲衆六萬不戮一
人戒將士毋得殘其肢體離散之民老弱給與完聚前

後文下城堡亦嘗怒其固守拒師而戮之循吏

元宇文公諒字子貞少有操行畫之所為暮必書之以自

驗嘗館于嘉興陶氏夜半聞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

厲聲叱去之明旦托他故辭後登高第官翰林

羅愛卿元末名妓也歸世家子趙六執婦道甚恭趨入都

求官留愛卿奉母孝事甚謹母卒哀踰常親治喪具歸

葬張士誠陷平江有劉萬戶者據其室將納愛卿愛卿

入閣自經死

王店鎮有王昇者字廷旭性醇朴隱居不仕掌賦役七十

餘年輸徵及時正統壬戌歲歉出粟六石賑濟朝廷

立石旌為義士生一子名彛字叔倫亦好施與景泰成

化間歲歉屢出穀米以濟事聞授承事郎當時鎮人目

為王義官俗呼尚義碑邊即昇父子故居也

海鹽州民朴知義生而不慧至八歲不語一日忽謂其母

曰今日墻外牛鬪娘可避之舉家駭異且喜已而隣人

之牛果鬪墻外是後復不言數日復言有官兵來未幾

張軍來自雲間自此言無不驗四方挾錢帛來問者如

見神明家遂驟富見人有凶事輒指告之如響人見之

始多面如死灰惟恐其有惡言也母因戒之其後惟母

告之言則言年十九始娶與其妻一接遂殞樂郊私語

紹興己卯閏六月海鹽雷震先是有顧德謙妻張氏夢神以宿生事責之曰明當死雷斧下大驚覺流涕不已姑問之終不以言翌日暴風驟雨張自分必死出舍遠走蓋懼驚其姑也忽空中有人呼之曰張氏寔當死今一念起孝天赦汝矣今後當益善且以語世人

金大節澉浦人洪武初年爲鄉老人例隨計吏入覲大節侵曉出門行里許欲登廁有鬼自廁中躍出指大節曰此人好個金肚皮忽不見時國法甚嚴大節憂怖不寧曰此行必腰斬矣旣入朝應對稱旨卽擢爲知府臬腰

金云

倭寇爲禾郡患自洪武二十六年寇澉浦始後永樂二年來寇鹽邑御史陸定偕弟陸文玉聚鄉勇禦之十四年復寇海鹽殺戮無算正統七年寇乍浦八年六月復來百戶徐榮力戰死又殺官軍路德等數百人大掠而去成化十二年突至郡城聞同知趙哲戒嚴乃退十五年復寇乍浦嗣是屢爲郡邑大患自嘉靖時殲于沈庄後遂不至

倭寇之變初起于內地奸商汪直徐海輩闌出中國財物與番舶市易主于餘姚謝氏謝負汪不能償聲言曰若必責吾償吾將以其事首諸官汪懼甚夜集黨徒焚謝

廬殺男婦數人掠貲而去有司張皇其事稱倭入寇巡撫朱統下令捕賊甚急又令沿海居民得互訐察于是人心洶洶諸奸莫必其命遂勾島夷及海中亡命乘潮登岸行劫時承平日久諸邑守禦不備聞警相率走竄而東南之禍蔓延不可支矣

倭寇
紀畧

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倭犯海鹽登陸至平湖境之竹林廟典史喬登率兵壯禦之遇害士卒死者十七人諸生張洽請兵于府太守劉懋募水兵應援寇遂遁去二十一日復寇縣東南境嘉興所千戶曾勇率兵拒却轉至乍浦匿天妃宮把總王應麟設兵圍之賊以神前長幡編

帆絞索旣備向軍前給曰我等不敢與將軍戰乞退舍俟海潮至各自投水死是爲兩全毋作刀下鬼我師輕信而退賊持帆索衝出掠哨船脫去二十二日圍南城千戶黃鏜戰死越數日總兵湯克寬躡賊及之斬首四十餘級賊攻乍浦入城據官廳大選民婦擁而北至平湖署縣司理殷廷蘭戎服登舟督勇夫捍禦居民皆執木爲戈聲震如雷賊亦駭怖指曰人城也相率引去流匿沈庄會松陽兵至協湯克寬赴勦火其廬擒斬甚衆九月十二日起土築城是日賊船二十餘泊天妃宮殺千戶隊長四六湯克寬會叅將盧鏜監兵進攻斬獲二

百餘級是歲于湖城成論者謂平湖始築城時卽破賊賊必殲于湖中後果屢敗至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來寇乍浦胡公宗憲運奇設伏合衆齊進大破之斬賊九百餘溺海死者尤衆僅存徐海一支時海已乞降胡擇便地得沈叅政宅處之慮其生變日遣通事三四輩慰藉備至于是海始心安自剪其黨以冀輸罪八月初一日海入平湖城欵胡于庭故示強梗率黨數十人盛陳兵器時尙書趙文華視師浙中黷貨冒功海以宗憲故來降文華謂汝害我百姓當服何罪海俛首伏地有退避狀胡以手摩其頂曰毋更作孽海頓首稱死罪翼

日海自沈庄遣使上書自稱降賊且曰願買此宅及田三千畝爲送老計永願投降誓不渝盟趙不許海悔黨盡勢孤十九日護送二姬出巢逃遁其黨怨之伺于巢側不得出二十四日軍門督諸路兵進攻海發煩以禦尋令取民家犬數百爲羣以當煩擊復遣數人持火入于群中驅之以人賊但擊前犬不知火已四發矣焚溺三千餘人斬獲者二千海雜亂軍爲讐黨所殺與海同事者辛五郎等見海不可支遁溝渠中諸將追擒戮之倭寇遂平

勦寇錄

倭寇江南薄禾城時官軍屢敗計無所出尙書張經巡按

浙江甫至出酒百甕米百包各置毒藥于中載以小舟授二健兒賊見劫之檢舟中有冠服文牒喜曰此必彼犒軍物也呼類共飲且煮飯食之衆皆流血賊知中計卽以其餘投水中顧死者已數百矣

恬致堂集

倭寇圍巡撫阮鶚于桐鄉甚急總督胡宗憲知賊首有麻葉徐海二酋乃飾美妓二人黃金千兩繒綺數十疋月下舁送海而不及葉葉疑海有異志遂拔砦去海有愛姬二人曰翠翹曰紫雲翠翹故娼家女尤慧巧制府曰陰使人投以巧玩奇麗遂日勸海降又芟除黨中雄傑以酬制府意比海敗官軍獲翠翹以獻制府制府以賜

有戰功者彭土官令輿以去翠翹語彭擇日合巹盛粧就輿至宣公橋一躍入急流死論者謂徐海力有餘而智不足翠翹失于始而善于終

沈坤居湖之西麓家故饒獨不好學顧性慷慨遇歲饑不靳傾家賑之嘉靖時以門戶充役集收銀米數十友人陸大使一愚坐事悉所有代償之有司者怒遂繫獄會倭寇犯境胡公宗憲聞坤善奇計出獄留幕下一日倭戰王江涇我軍失利胡亦被圍坤偕子惟敬負之而出胡益愛重授千總

嘉靖丙午倭犯金家灣指揮方泰射中一倭追之墜馬而

傷軍人陳馬兒扶泰上馬與敖鎮從一倭刺馬兒不中
一倭刺鎮仆之馬兒救鎮起復有二倭至同刺馬兒鎗
及身馬兒以脇夾其一以足拉去其一以一人敵四倭
戰甚力援絕走至山半陷石窞死

項襄毅公以隨駕陷邊隅善一胡婦婦曰君欲歸乎公曰
然婦曰吾頗習途徑君往吾與俱因戒餼糧同公行行
且半婦曰此去邊關尙數日吾所資糧不足供兩人往
與俱斃耳且此去兵少易達因授公糧遂自刎死公恻
痛獨行甫抵關而捫腹者已一日矣至今項氏祀胡婦

于家廟

沈司馬繼山少遇一星士推算終身歷歷皆驗廷杖報罷
時嘆曰術者之言何大謬乃耳少頃術者至曰吾已細
閱前書矣可無他慮也後果得白起官至都御史年七
十餘卒卒時不服藥亦不悻恐蓋術者云數止此自知
必不免也

志林

朱文恪公國祚爲人謙易值大暑其子某張蓋走道中持
蓋者不自欵束至損小戶一篷猶罵不止小戶莫敢言
後數日鄰人以其事聞于公公呼其僕責之且遺小戶
金謝以善言嗣是其子出竟不張蓋李臨川先生時稱
其事爲士大夫勗

志林

柴鐵塊者少爲八吏有痴疾顧爲人真寔無妄語有清軍
某與楊太守繼宗相忤擒柴窮法笞之令誣楊柴曰縱
用鐵塊打死亦不敢誣楊清官也人遂以此號之

嘉靖時倭寇沈庄總制胡公募善說者庠生沈維錡請往
胡問若有何策錡曰倭巢在敝庄吾以主人禮接之繞
舍有田數百畝因寇荒蕪誘彼屯田徐圖說之胡善其
議遂以說倭倭不疑其僞從之大兵四集倭卒受殲事

聞免沈氏十年租稅

縣紀
略

通政呂希周精形家言崇德運河舊塘本無坳希周開令
屈曲迴抱邑郭時人爲之語曰崇德呂希周直塘改作

甃白是水勢迴環居民漸以殷富希周買良田一百二
十畝歸學宮以贍諸生之貧者有東滙詩集其子請論
定于陸炳識者薄之

禾
錄

楊太守繼宗不收夏稅以郡之餘米補其數有僉憲王齊
者嫉其名出已方欲撻拾以爲過將聞于朝令吏取公
補稅舊牘閱之方展視牘忽連翻而起漸升于空有群
鴉爭噪而攫之隨風破裂颺散無遺其事遂寢

趙
志

項綱字立之襄毅公弟質之子也兩任邑令歸買郡中陸
氏宅將卜居焉鳩工破垣得藏金不可勝計急召陸至
曰子本無憂生事何至賣宅因取宅價若干以金并宅

置之其夜夢有人搢笏而入拜于庭下曰僕乃陸氏之
祖荷公厚德吾子孫得守故物以爲生計已得請于帝
矣置一篋而去啟之則小紙三幅皆署叅議字及孫曾
接武皆外憲如其夢云綱卽篤壽元汴之祖承錄
樵李鄭問河登嘉靖進士或以讒言污衊其妻鄭不察殺
之未幾妻見夢曰吾寔無玷若用讒言殺吾吾必報若
後十五年官太守有以縊死事控告鄭語閻童曰縊何
能死人請戲試之遂踐椅懸梁閻童乘其懸也取椅卻
走未幾鄭死閻童曰吾今得報仇矣亦仆地死人莫知
其故詢之知閻童生日卽其妻死日云

果報錄

隆慶初秀水朱少溪居洲東灣一日有偏髻女子入其臥
室偕朱之城東南不數里天且就暝又一女子持盞燈
引入林麓間蒼梧翠竹環帶室廬葢幽人居也少頃有
二女引麗人出拜設賓筵珍羞羅列終席無一褻語諄
諄多古典故朱亦不甚解唯唯而已食既就寢宛然世
間男女卽所自俛而不答口吟一律有偷閒別却諸仙
窟好向人間了宿緣之句亡何日君行矣明當早來頻
行囑其勿洩比歸已三鼓矣往來十餘日家人疑之朱
亦微露其意其父疑爲鬼魅所迷謹守之俾不得出旣
而父他出女子復來朱隨之雷雨交作道路崎嶇女子

曰爲君設此機罰度七里岡也既達麗人語曰吾以心
託子而子負吾何薄行至此麾之門外朱頓首謝罪仍
遣女子送之行至中途又值風雨凄楚不可言狀無何
麗人至怒目視生曰君何負德乃爾因長吟一絕云恨
滿塵寰不久留雲軒獨馭上羸洲憐君一點塵心在誓
海盟山不到頭朱問其居答曰天高地迥海濶江深山
明水秀是我蝸村問其名曰草野相逢降玉臺來時有
念下天台山人一宿姻緣絕解下安冠淚滿腮復吟一
絕云芝種丹田消白日汞燒金鼎度清秋長嘯一聲天
地老三千甲子半杵楸復云我是雲丘散誕人半生三

見海揚塵今來寄語夸毗子何必勞勞問假真吟畢拂
衣出門竟不知所之宋後亦無他異朱名堯封少溪其

字

嘉興陸道判洪武初遊如蘇得一廢宅先是居者多故

止微價售陸始居之張燈夜坐俄有二女笑語于前曰
妾乃大青小青也陸中以劍遂躍出明晨視劍所在則
大小冬青二樹因斧樹樹下得數罌滿貯黃白陸遂因
此致富贅沈氏生萬山爲江南富族已而籍沒于官萬
山宅在周莊所藏有瑪瑙酒壺其質透明似水晶中有
葡萄一枝如墨點因號月下葡萄籍沒後爲吳江某甲

所得以贈吏梅元衡元衡死其物不知所在天順間學
究李銘走市中見溝渠有光私識之詰朝往發獲此壺
其友人劉某謂持此獻鎮守楊大監可得僉一郡鹽鈔
李從之果得數千金劉分其三分之一既而李以婪賊事
發下獄幾斃劉廢產與償懷璧其罪信非虛語焚餘叢語
嘉靖時有倪生者讀書金明僧舍大雪中聞閣外嬉笑聲
起視之一丈夫幅巾野服同一麗人行吟自得既而登
扁舟把盞交歡須臾又舍舟循城席雪對談聽其語多
不可解倪疑為怪作大聲呵之略不為動倪始驚駭語
僧眾僧集視之雪中有巨人跡弓鞋小印或疑為范大

天浣紗女表異云

明季軼聞

嘉靖時禾中盛傳有狐精至蜻蜒蝴蝶之類時飛出撲人
或被爪傷僅出黃水無血人心惶惑比戶書籙籙籙三
字于門亦不知所自來有馬道人者為此妖術以鐵線
紐蟲鳥之形每夜深被髮仗劍口誦咒語放入人家作
祟至五更收置篋中兩月後為有司者捕獲下獄自言
渴甚乞水人以飲之即入水遁去後遂貼然李日華筆記
姚司空思仁家居時嘗患熱疾魂忽離體游于野見城郭
車馬人物一如人世殿下排列牛首馬面上殿忽聞墜
下大聲稱冤即退步出呼者為誰乃昔仁所杖死者仁

問曰吾杖汝時曾受賄否曰無之曾受囑否曰無之曾
狗喜怒否曰無之仁曰三者皆無則汝死于法非死于
吾也安得索命至殿中冥王冕而登座仁長揖曰仁奉
天子命執法今死于法者索命則今日囚徒滿前或砍
或剝慘倍人間將向誰索命耶王曰此輩去卽隨風滅
仁曰仁至此請王勘校善惡王命主者持簿至仁名下
所註惡卽一念之動皆書仁曰此未嘗爲何爲書王曰
未爲曰過已爲卽罪不可解矣及閱善簿于請賑畿南
一疏下註有大善字仁曰此疏乃友人賀燦然創稿者
王乃取賀籍視之賀名下初註無子復註代姚思仁草

救荒疏報以一子姚甦言于賀是歲賀果舉子

話舊錄

嘉靖甲辰大荒平湖尤甚有通判趙某下縣催徵刑法嚴
刻邑中大怨有犬作人言云趙通判領庫銀三千行賑
宜往懇之未幾無賴子數百輩大噪公廨趙懼卽踰墻
而遁乃得停徵

明萬曆戊子嘉善邑令蔡公彭以縣治湫隘議拓之重築
後垣掘土得石上刻云指揮蔡某安人彭氏之墓夫婦
二姓適與令姓名相符亟命加土覆之墓之毀不毀亦
有數焉

焚餘叢語

嘉興人談相幼爲門役長偉儀幹習書學入京值世宗齋

唯黃緣中貴得召見大愜聖意直文華殿由中書躡光祿少卿積勞至工部侍郎母死守制不許乃請假歸葬歸則不復苴蔴日被上所賚蟒服與羣妓嬉遊衣上繡一玉手云曾爲上所拊也尋以屢召遷延上命逮入至京次年以事伏法又有陳文治者爲書辦以舞文戍邊因微功歷官偏裨萬曆初以戚繼光引薦至薊鎮副總兵將登壇矣乃朶頤少保之位爲戚所覺巡按李樞劾其匿敗侵餉繫霸州獄卒邑中先後有此二人俱起胥吏徒手致富貴然以非道得之又不善居盈遂皆不得其死焉

呂光崇德人又名呂需少嘗殺人亡命河套備知院塞遇赦走京師以復套策于曾石塘聞于夏貴溪夏喜因議舉兵出蒐貴溪死後入徐階幕徐已家居高新鄭授官籍其田六萬畝呂詐爲徐之奴持乞哀書伏哭高公庭下高爲心動入閣條奏謂所擬太重令地方官改讞呂後以貲得官

沈惟敬平湖人少從軍及見倭寇事入京談黃白之術與方士及無賴輩遊石司馬星妾父袁姓者亦嗜爐火因與善有温州人沈嘉旺自倭逃歸鬻於惟敬謂關白無他意止求貢中國爲朝鮮所遏以是稱兵折東可致也

與惟敬皆信其說聞于石石立題授惟敬三營遊擊
嘉旺亦拜指揮與其類十餘人充麾下入日本以封貢
事委之惟敬留釜山年餘後以副使楊方亨充正即以
惟敬爲副往封朝鮮渡海至山城州而倭在朝鮮者終
不鮮貢亦不成石以違旨媚倭下獄惟敬捕至京論斬
部曲星散嘉旺不知所終

以上數條俱
刪錄野獲編

緹帥陸炳嗣父松職從世宗幸衛輝火炳於地燒燬
上出寵冠一時至以公爵領緹騎前此未有也初嘉
嵩後與嵩有隙以上深眷不敢顯攻一日飲于少保想
博所醉歸暴卒或謂楊與世蕃謀進以請莫能與也

震悼贈忠誠伯謚武惠後穆宗時言官追論盡奪其爵
謚世職萬曆間子孫奏辨復其故官世襲錦衣百戶炳
才智過人而愛敬士大夫每有嚴譴下獄者爲調護得
全縉紳德之其終昭雪有以哉

野獲
編

景泰自郕王監國卽位推恩藩邸故臣以理正俞綱爲太
僕寺少卿卽嘉興人也以俞山爲鴻臚寺丞秀水人也
二人同姓同里尋因易儲綱累加太子少保山加太子
少傅後山密請復儲不聽遂引疾致仕綱于復辟後再
起禮部侍郎成化二年致仕此景泰故臣之曠典也綱
字元立山字積之山子詰又蔭爲給事中

弘治元年有百戶陳輔者以興販私鹽革任同其父陳端子陳文陳武鳩聚徒黨白晝入郭爲亂知府徐霖踰垣遁遂劫庫藏釋囚禁執守禦千戶白鑑奪其印盡掠城中金帛嬭女全家入太湖勢甚猖獗時項襄毅公忠在家曰無能爲也今日旺神在西此賊乃揚兵東出是爲休門旦夕見俘耳俄彭侍郎韶領勅巡視浙江督地方官兵追捕之百戶父子皆就戮項公不聞善風角而奇中乃爾信乎前輩多能也

嘉靖乙卯倭至禾城刦漕卒褫其衣衣閩人之嚮導者負版牽舟而匿精銳于艙中比及王江涇聚落蕃庶乃棄舟易衣捺刀焚掠居民奔散至有全家遭劫者土大衆俸時爲諸生守舍獨不去伏隱處瞰倭往來迫其橐飽衆皆先發一悍者殿後解刀溷入空室遂躍出奪其刀刺之倭喪元猶奮起再仆圓睛小口膚如黝漆真魁賊也持獻胡督府卽欲處以禠將堅不從其後中甲第談者美其胆勇輒面赤不答仍戒後生勿捋虎鬚

嘉靖丁巳有妖人自稱馬祖師寓民沈松家以幻術惑衆其黨毛荃計中等更相誑飾脅誘愚民約以九月甲子起兵取嘉興會有密告其奸者官兵捕之馬樹青白二旌縱火肆掠追及南潯雙林間衆皆殲獨馬逸去時嘉

湖兵備劉燾以拒倭著績更平妖亂郡人賴焉

嘉善陸箕山爲太僕卿喪偶不復娶攜其子杏源赴宮夜必與同寢杏源穎敏絕人有神童之目至是年且十六七矣寓與同寅某比隣有笄女窺之心蕩遇朔旦偕塾師禱於都城隍廟以隣女爲請師亦從笄代爲祈籲是夕正酣寢忽大叫號其父驚扣其故備述朝來禱神之事頃夢爲都城隍攝去大怒見詰呼主籍者檢其祿則注甲戌狀元官至吏部侍郎壽七十乃沉吟曰是不可殺當奏上帝再檢塾師終身無官祿卽今抽腸戮之須臾天符下陸某革去鼎元少宰其壽如故但使貧絕癡

絕以至死其父尙疑信間忽視塾師稱腹痛未午而殞中丞始駭恨然已無可奈何問更有何語則云天符之末言當再降一人以補甲戌狀元之缺時孫栢潭少宰尙未生也孫之父夢一人投刺稱唐臯來拜唐爲正德甲戌狀元栢潭卽墮地因名曰繼臯後符所夢云

沈思孝司馬戊辰登第歸其所善友馮具區周霖滄時皆困諸生來借沈庄舍爲修業之所茲地距城稍遠有羣魅嘯其中沈素剛不之信明方啟門庄僕忽至請諸齋鑰鑰沈驚問若烏知之則對以昨三更時羣魅聚謀言吾輩亟去有一侍郎一應天通判來讀書須徙善地避

之相率迸散矣馮周寓其中甚安庚午馮登賢書癸酉
周繼之至丁丑馮遂冠南宮仕至大司成歸周滯公車
辛丑謁選得肇慶推官名位約略不爽亦異事也
太僕卿費唐衢江西鉛山人一日病歿入冥至泰山謁主
者入門廡卽褫衣冠跪伏庭下仰窺殿上有王者南面
侍衛甚嚴貌似故祭酒馮具區然不敢旁問忽被呼引
見果馮也云別久甚念君雖已合來然我爲政尙能爲
延數年亦故人情誼當爾揖而遣之遂甦則屬纊已三
日矣因作祭章奠馮墓致厚賻備述始末如此

趙漸齋先生佃戶陸某性朴野頗足衣食有嘉興捕役某

誣陸爲盜罄所有取之後事白陸憤憤告于監司行縣
追問陸素訥漸齋贈以詩云自昔只聞人捕虎于今駕
虎徧傷民何時得向龔黃語除盜先除捕盜人若因其
被害而慰解之者且戒之曰慎勿輕洩候質對時有不
如意卽出此陸如其言遂得直

烏衣佳話

馮汝弼爲工科時汪鉉方柄用科道交彈猶奏辨不已馮
疏第七上是夕夢逐一惡少過橋橋爲所斷馮竚立良
久不得渡有人從橋下操舟葺橋則窗外鷄鳴矣同年
潘十泉子正時在刑科偕馮上疏是夕夢一大缸缸內
大黑魚一小黑魚數十大黑魚翻身一躍缸水皆渾小

魚爲所吞吞而復出若死若生者數枚有頃始甦不甦者二枚未幾大者亦死時汪復上疏力許馮疏留中不出者三日矣衆慮不測詢之侍讀屠應竣云上閱馮本旨下汪罷官科道交章者十人薛宗愷曾翀斃于廷杖馮及翁溥等八人俱外謫汪亦尋死

湧幢小品

屠漸山家居時欲治僕某僕求解于夫人夫人笑曰可置

一大魚來莫測其旨屠嗜魚見肥者詫之夫人從旁嘆

曰但水寬耳僕竟以此獲免

德慧錄

少卿陳泰來年十九登第欽命歸娶婚之夕夢至一山羣

仙畢集共賦詩云涼風拂拂白雲收宦海茫茫恁日休
剪紙作驢輕撥刺桃花洞口笑淹留樂甚旁有仙曰汝
乾凌子也辰後一年當會于此陳遂自號乾凌子刻一
圖記人莫知其故越數年癸巳以疾卒父哭之哀甚會
有方士某善飛符召魂術果附乩而至空中若有聲者
曰仙謫之期止此非不思我阿翁然數有所限慟何爲
也遂賦詩云

話舊錄

屠漸山居秋涇橋有鄰人負其子孟位銀不能償以屋基
及小塋抵賣其子不肯受曰汝欲賣房與坟當另酬女
直前跟不追也鄰人感之以寔訴云房寔值若干前因

退債故多寫今若還價不敢多領孟位高其義曰汝不
讀書尚知禮義不欲虛受吾直吾敢見利忘義耶固與
之鄰人不勝感激比漸山歸鄰人致謝漸山大驚曰汝
房已賣汝何居曰移某所矣呼孟位檢契還之且葺其
墓戒家人曰世世毋相犯也鄰墓卒無恙屠氏自此科
第不絕

話舊錄

嘉靖丙戌有仙附乩降于平湖之錦川能懸筆作詩詩字
極工請事者無虛日衆因剏仙觀諸木備集而少正稜
乩書云吾自取來夜半見基畔飛至古木一枝恰對不
踰尺寸月夜時聞音樂隱隱在花影樹稍間一日馮小

山先生在坐仙出一對云楊柳株株蛙馮莫能答仙曰

蓮房孔孔空衆嘆奇絕

傳疑錄

陸莊簡公館于陶氏夜夢三神昇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
所做以公在薄其罰語畢燄起公又力懇曰第三舍不
宥延也翌日果焚三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
冠自訟須臾若有物繫舟抵淺處獲免自是遂戒牲庖

湧幢小品

孝廉陸孟含幼孤失學年三十餘猶不識字戚族咸輕視
之一日忽整衣冠置四子書案頭焚香跪拜月餘始就
學過目輒不忘越數年遂舉于鄉

林志

張大忠爲嶺南方伯萬曆辛卯九月棘闈事竣將奏計闕
下挈其家還浙江路出贛州其姻家秦御史留之署中
所携家屬悉封鎖水西驛中是夜家人見有瑣笠錦衫
青帶一人執黃傘厲聲從空而下云某奉天帝命來召
張布政去遂留傘于庭復騰去舉家大愕夜半方伯歸
具白其事大駭曰頃于席間失去黃傘視此寔無間也
未幾疾作不數日死

維揚鹽商史某少有文譽好恃才傲衆商商啣之誣以不
法主者觀察蔡公與少卿陸浚川先生故交適過從語
及之陸曰才者人所忌財者衆之怨如若所言不早辨

將何及耶史由此得解而陸寔不知其人也後四年陸
以忤張居正謫黃州照磨過維揚將購勝爲主器計偶
主一家逡巡造其室祠堂木主有陸姓名大詫問故蓋
卽史也尋出子女羅拜言其故曰微大人骨在省井矣
因以女屬箕箒後舉二子並貴顯云

善券錄

萬曆壬午冬有商人某者舟過九江見江干有舟被劫舟
中號泣甚衆商救之中有孝廉七人商更贈以路資衣
服癸未登第者六人其一爲莆田方萬策方後爲嘉湖
憲副進士屠冲陽讌之其時商以資盡自鬻于屠爲奴
矣方見侍讌詰姓名知其爲商乃出席長跪曰此吾恩

人也詳屠還其券偕至公解贈以千金商仍富善券錄

俞咨伯子某少習武藝不事詩書其里有某者好武斷骨肉盡為殘害俞擊之致死尋詣有司具首狀繫獄二年適冢宰丘有岳聞其事貽書縣令謂當今急需勇敢之士可輕釋之因得減死俞感激詣謝丘問汝平湖人可知學憲俞公否俞俛首曰某父咨伯曾為此官丘大驚曰公余恩師也余少貧力不能婚外家賄有司誣余以他事斷離異矣公下車廉得其情捐俸助余招外家三令完聚宜乎君之出此獄也遂延置幕下後俞以勳

功授千總話舊錄

萬曆十年籍沒馮璫閱其簿籍公卿大臣皆有問遺惟無

司寇嚴清名上甚重之即拜太宰李日華筆記

嘉靖時海鹽諸生陸斯溟鵬讀書太學時陸武惠方大用索鵬譜系視之知出自御史韶之後曰吾與若族也鵬笑曰吾狄將軍不敢擅附梁公武惠數招之飲不赴益

器重之端居錄

胡梅林先生被逮歿歙太守何某窺時局欲沒其家時嘉禾郁蘭為績溪令知胡家貧且捍海功不可泯力覆護之願上印綬去乃得免豐山方待理上疏極口詆撫按之畏縮嘉興孫璽為揚州同知亦以抗中貴被繫待理

致鹽復者極口詆其狗畏至不可聞孫後事白陞叅議
子蜃川復爲尙書

彭期生殉難章江守備楊大器潛收其尸瘞萬安之百家
村仲子孫貽訪其遺骸未得久之鄉人胡樞知萬安縣
一夕夢期生語曰遺骸在縣境君能歸之故鄉幸甚會
大器之友曾堯景亦以狀白樞樞資遣之至海鹽家人
詰其事皆合子女旋以血漬遺骨俱沁入乃慟哭塋之
說者比于思歸之溫序焉

禾錄

孫詢嘉善人廣西布政司檢校諭服洞蠻尋致仕邑令李
懷玉等爲真率飲尊齒德也適詢歸改爲耆英文會約

里中頌白知禮讓者十二人按歲月朔之數并詢爲十
三則餘閏也月朔小酌命子弟講禮讀法歌詩撫琴習
奢惡儉者勿與焉

禾錄

平湖市人金大鼎居北門遇一犬嚙其足者三金怒呼主
人曰汝畜惡犬害我不早除我鳴官也至晚金夢犬作
人言曰我王四也二十年前與若同爲書辦若中我法
死不瞑目今相遇正我洩寃時也金大驚追思往事不
謬翌日具享儀往拜犬怒不食見金猶作欲嚙狀乃作
禮懺施食數年不敢過其道

傳疑錄

嘉興鄉民沈大家業屠有售猪銀數兩授妻李氏而出鄰

人某眊其所貯窃之李懼其夫怒竟自縊將殮聞門外有聲出視之則窃者持原銀跪于中庭視其面目乃流血死者未幾李復甦天啟甲子二月事

萬曆辛丑五月二十四日平湖金姓者于南門獲白龜有角歲餘又獲一鼈背紋有流落江湖四字好事者買而

放之

傳疑錄

嘉靖庚戌平湖西門外居民姚姓者掘竹園中見一古穴磁器無數中忽飛出一物近視則長丈餘黑色莫辨其形遠視則宛然一婦人也立竹間須臾躍水而去

荻庄雜錄

萬曆戊午六月初十夜雷雨大作平湖南門外居民馬姓

者家有布裙晒庭中忘收見紅印數十字畫皆古篆不可識舉家惶懼付裙子火火焰騰光中現出佛壽二字佛壽馬家僮名也又見一手手執鼓光怪變異不可測

其故後馬亦無恙

楚談

天啟時周鍾寓禾之桐邑開門受徒當時郡縣長吏及提學較士靡不以之爲耳目遠近名士至其門者肩相摩踵相接也同邑中不識周介生者惟顏士鳳張考夫二公人皆鄙之二公語人曰周爲人浮僞誤蒼生者必此人也不宜爲所惑後鍾行事適驗其言

見聞錄

松滋盧國柱任桐鄉令三載將入覲齋師應公諷之公律

已廉爲民惠。竊聞郡邑入都。皆有餽遺。慮公不能獨無。公曰無慮。吾乙榜。不失降調。首藉齋三年多。則再授山僻邑。歸家而已。以百姓難得之財。經營一官。吾不爲也。應退語人曰。與公周旋久。今日乃見其存心。然公卒以失文司理意。密揭下於獄。文名德翼。江西人。居官極貪。狠者。見聞錄

海鹽之沈蕩。有賢夫婦。惜久而失其姓名。其夫教授村落。一日偶出過桑隴。有懸囊樹間。視之纍然遺鏹也。持歸告其妻。將榜其地。以招失者。妻曰不可。是非失者之招。且招猾者滋多累矣。不如默往。以待從之。果得所主。歸焉。吳懷仲稱其事。

錢秋紉。父性不仁。凡婢所娠子女。皆殘害之。後一子方生。將溺。秋紉急迫求免。父曰。汝欲留汝養之。紉因收育之。

時人呼其子曰哥留。楊園先生見聞錄

鴛湖之濱。有舟子婦。妖冶多姿。鄰人欲與之私。輒殺犬烹鮮。呼舟子與飲。飲大醉。推阡陌中。伐木生焚。膚肉俱爛。意必斃矣。亟趨其家。挈婦以歸。奸淫旬日。乃舟子氣絕。復甦。伊弟訪而獲之。控諸邑。令淫者捐貲。黃託捏假券。訴其夫。已得金鬻婦也。令不察。竟以誣告笞其弟。又青真。李某家頗饒。厥婦有容。李以疾夭。甫殮。奸徒何某集

諸克強入寢室誣此婦已再醮于我悉據其貲里黨憤
激鳴于署官何毒鳩其妻以塞眾口又有不肖縉紳爲
何卯翼致里黨斃于法者四人皆崇禎癸酉年事明季
有司是非失寔大多類此明季軼聞
成化末嘉興民家生男背有紅紋如血縷隱隱是吉昌二
字其家因爲乳名數月村民發地得青石版上有字曰
吉昌版下有窖銀數百定定有吉昌二字村民欲盡取
之見者不從遂分其半致大富其餘取者疾病官訟纏
綿不已或以貿遷亦多消耗一人頗有識曰天付彼兒
物也吾何覬觎舉而歸之其他亦從罄所有昇兒父由

是數家皆得無恙

林談

萬曆戊子郡中人家牆屋棟宇忽有粉針幾遍經內室幽
僻之處必有是歲大疫死者過半林

崇禎癸未春正月十四夜郡城不歇响如擊發聲不明方
止有老婦曰此城愁也必有殍戮之禍已而果驗

崇禎甲申三月十四日徧城民家有紅白圈于門不
知所自後罹兵火凡有圈之家悉遭屠戮無者獲免此
必有神主之非偶然也

崇禎甲申四月里民周瑞家瓮中忽作響聲如蟬鳴或如
鼻息聲攜置門外聲益高此與搜神記所載建安中東

郡民家無故甕器自發訇訇聲若有人擊事絕相類蓋
建安於是年亡國其變亦同也林

平湖趙維家中萬曆庚子順天解元有翰林胡某忌其才

糾其文體不正詔覆試試畢禮部上言文理優長偶有

小疵乞停今科會試上取卷閱之批卷首曰其學則僻

其思則苦允部議舉人之有罰科自維寰始禾

沈孝廉位中早卒遺孤甫四齡其友人陸中翰廷揚携至

家撫之成立陸始居當湖天啟四年遷海鹽之半邏村

是歲五月六日其故居之北鄰皆劫盜陸竟以徙居免

又陸居海時夜半嘗出就飲比歸見有執械隍號燈者

四人伺其門諦視之位中亦在列陸知其為鬼也急阿

從者閉門避之是夜村遭火焚獨陸所居無恙始信鬼

神寔護之云叢談採餘

崇禎改元之秋海水溢入內河凡近海之地桔槔所上之

水皆鹵禾多萎死有老農金鬍子淺結桔槔于水面而

以夜半車水入田禾竟無恙蓋海水性沉夜靜則淀于

水底其取于水面者皆河水也此農之巧思可以為法

明季軼聞

已卯四月明世宗夢黃衣數人陞辭南行次日以語閣臣

楊一清楊曰黃衣者蝗也南方其有蝗乎是秋果至大

江以南盡被其害鹽邑尤甚數日爲大風漂海盡死
少司馬沈純甫戍嶺南神電衛有故光祿卿劉竑子淮宅
以嘗屯聚蠻兵疫死者衆故多厲魘忽淮夢羣鬼語曰
避去避去中朝直臣至矣是日先生卜居焉影響皆絕

李日華
筆

陸茂才德原止一子艱于得孫因虔行功過格嘗赴省試
拾遺金于道埃其人至還之究所需乃鬻其子以殮親
者陸復贈以三金令贖子歸尋舉一孫

感應篇
集註

平湖馬嘉禎號和衷己卯舉人遇變隱于禪同時負高行
二人孝廉巢端明李潛夫也端明寄跡黃冠潛夫逃于

山野人號爲三高士

禾
錄

沈宏字惟遠嘉靖乙未進士廣東按察司乞歸與里中耆
舊蔡典籍天錫呂州倅棟胡上苑鑰范博士棧姚別駕
汝吉孫博士穀郭轉運鼎范郡幕鵬呂納言希周呂曹
簿翀爲真率會徜徉林圃有洛下風

禾
錄

馮洪業字兼山平湖人家世貴盛折節讀書登萬曆乙卯
賢書精心釋典鐫大部梵經藏于徑山家居城西宅舍
園亭甲于一邑其別墅曰耘廬爲畝三百周遭浚濠內
爲連山複嶺植梅三千築室其中名雪窖植海棠千本
名海棠巢又桂二千本名桂香街馴舞鶴三十餘一時

文酒之盛比之玉山禾錄

舒州劉觀官平江子堯舉素有文譽嘗來嘉禾就試餽舟而行舟人有女堯舉心欲私之無計出院囑舟者往市未還遂諧私約是夕觀于官舍夢女來者馳報郎君首薦前往視榜一人忽掣去黃衣者復云郎君為平姊事除名矣堯舉歸父詰以夢不能隱平姊乃其女小字也榜發果不錄堯舉感悟著勿憚錄述其事為友生戒後三年得舉終不第卒

秀水潘麒家急水橋業宰屠多行不義萬曆三十年八月二日病劇操刀自割其陰碎之曰此報汝淫穢也復自掘雙目曰此報汝邪視三光父母及看人婦女也又自剖其喉自剖其腹曰此報汝致人縊死屠殺衆生及陰險殘賊機械變詐也一時觀者如堵咸謂作惡之報秀水張鑑性淫穢好賭惡其妻數止之為齋于長門娼家妻數日不食不寢主者篋楚之泣曰妾有金飾一笥因夫浪費寄外家尚未取回故耳主者不疑其詐遂載之來禾詣縣訴其事時縣令寔憤憤以拘鑑不至遂寢其獄妻以其事不白遂服毒死死時口有三蛇吐出不知所之未幾有醫者金某至白蓮寺見有一女面紅簪白奮迅河中移時聞隔岸鼎沸覓渡視之則屍一死

溝渠卽鑑也果報錄

崇禎十三年三月大水傷稼六七月間米價石至一兩六錢饑民如沸亡命成羣迫有司判價一兩二錢米反不出奸民愈橫白晝鳴金徧搶積米之家巡道宋繼登捕首事者數十人造木驢縛遊于市亂遂息十四年大旱六月杪飛蝗自北來颺如風雨苗禾樹葉蘆葦草根一下輒盡至秋米價尤貴石至四兩飢民于西城上割人肉以充食潛有以人肉裹麵包為市者有司者竟莫能

禁明季軼聞

弘治間姚江馮蘭與郡中屈某相遇于錢塘屈往時曾

陳某訐奏至是忽謂馮曰陳已死于軍妻子流落予宮尚未艾隨出棋局扇面索題馮援筆曰白雲堆裏四公亭亭下只遺空石枰相逢莫自誇高手一徧輸來一徧

羸屈卽嘆服品雋錄

葉日葵先生以大叅家居客至時出器用以質母錢為用然與之談竟日未嘗言貧話舊錄

嚴清父能醫其鄰人王某歿二日復甦語人云頃至一大第有穹碑主者令亟記碑語傳示人間語云醫人嚴用和施藥陰功子清當中今科言訖復逝時清甫弱冠是歲果中式官至冢宰善券錄

施學士鳳來中萬曆丁未會元廷試榜眼歷官中極殿大學士入相最久當時璫勢張甚惟以調護為務顧遇大事斷然不苟熹宗不_二時力請降旨召信王侍疾及宴駕又請中宮懿旨馳召信王御文華殿如世宗故事其請假一疏引陳平狄仁傑自况恃有此耳循吏
屠康僖公為比部建議恤刑命下夢神告之云汝命無子恤刑之議陰德甚重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未幾連舉三子皆通顯後子孫科第不絕善券錄
廣州刺史沈琮嘗為南京武庫主事武庫司典阜隸諸司多屬意焉蓋阜有定數或得之多或得之早皆可覲利

耳一日語其友人曰惟利亦可以觀人琮司阜久未嘗動心而千人撓法者亦止二人尚書魏驥都御史軒輅

是已小東日記

忠節吳公崇禎壬午冬嘗疏陳整飭江南根本重地為京

師應援請假南司馬開部少公時為南大司馬以權節制諸帥為羣

論所格次年冬督撫鎮臣有撤寧遠守關門之議云自前後屯失守寧遠孤懸二百里外守禦極難且寇氛日迫三輔震恐莫若撤寧遠并守關門挑選銳士西行邊汝即京師猝遇警可旦夕至也朝廷下其議惟公言撤之便一時廷論羣譁之公執言事關重大陛下宜與督

撫密計而急行之既爲議數百言昌言於朝六科多不肯署名事竟寢迨寇患益亟乃悔不用公言公名麟徵甲申之變海鹽吳磊齋先生死之祝開美就其邸爲之治歛事又經紀其喪以歸時京都新破賊勢益張開美周旋兵刃之間爲益難也

魏忠節公

大中

初舉於鄉夫人製綢衣公見之不悅解而

襲之官吏科都給事家人紡木棉一如素士自登科以至掌垣田只二十五畝江南風俗富民避役率多詭寄官戶若紳士已田不足則入其賄爲之優免公獨不徇例每冬月本邑開倉揭示於門曰本宦田止二十五畝自兌米若干並無寄戶假托情弊其清白如此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廿六日破城廿一日有鄉民十餘舟出城至南湖天尚未明見燐火青青散漫水波彌千亘萬衆懼足擊舢板揮之不去豈兵死生魂預遊波上耶又廿三日城外見城內天星散落如雨有一夫婦廿六日逃出東門過宣公橋妻出懷中簪珥授夫曰事急矣若必相攜兩不可保我願投河爾可急走揮泪投橋下死

順治九年嘉興張如九妻羅氏早亡生二女一男遺有衣飾如九續娶呂氏取羅故衣服之卸架上忽碎裂如割

呂疑子女毀壞罵詈不已忽聞羅空中作聲曰汝著我衣故割破何與兒女事汝夫婦平日凌我血肉痛楚不甘故投五聖宮來報耳遂向呂索匙鑰不與卽聞擊聲厨笥自開衣飾盡出分作三股置兒女臥榻呂與羅索贈羅云在汝枕下果有金耳環一雙白銀八分在焉曰是內外姻戚聞之往敘平生與生人無異一日以子女托乳媪并訓兒女後事曰今當與如九同去不復復矣九月十三日如九死鬼亦絕

順治間修東塔工師整理塔頂入塔盤持一匣下扁鑰甚固啓匣有一冊乃梁天監二年也內藏寶玩并建塔時

餘銀二百四十兩一一開載有舍利珠一其色帶紅仍納諸匣扁鑰置之塔盤所餘銀取爲修塔之用

康熙丙寅郡庠司訓范光燮建文昌閣鋤土得古錢一枚面篆天開文運四字背作筆錠蓮燈之形丁卯閣成倣篆文懸額於閣明年戊辰修撰沈廷文遂大魁天下本朝自開科以來禾郡從未發狀元文運之盛實由此開之

平湖陸稼書龍其改名隴其初爲嘉定令以小舟載紡具抵任內子躬自辟纘易日用蔬菜而慈惠字民強毅任事一時有神君之頌忽有瞽者詣案自陳曰聰明正直

之謂神公卽神也我不幸兩目無見特乞公一字批斷
來生作有目人地下冥王必不違公言耳稼書笑而允
之後以罷官歸里著書自娛康熙壬申臘月午倦臥牀
口喃喃若與人談者有頃謂其家人曰忠愍公在此交
代我其去矣遂閉目而逝室中鼓吹喧闐合村無不共
聞

明經孫慎機妻馮氏名家女也幼通文墨性至孝甫九歲
母疾剗股肉以進弗痊氏哀毀垂絕歸慎機後益修婦
職以賢孝聞歲己亥舅姑遭疾瀕危慎機哀號祈以身
代氏曰君死不若妾死遂稽顙北辰禱祝願代夜聞神
呼曰馮孝婦上帝鑒汝志已允所請氏驚起沐浴更衣
拜別舅姑畢泣然而逝姑疾立瘳舅亦漸安督學汪公
作哀絃集序以紀其事

康熙四十六年歲大旱四十七年五月霪雨不止苗稼盡
沒米價驟貴至每石二兩餘奸徒藉端勒索白晝搶米
勢不可遏時里中孫進士江力請於張司馬曰此非饑
民實亂民也饑民宜撫亂民宜勦遂移營兵捕首倡者
寘之法越數日而民以安

秀水西北前馬頭在爛溪旁西南轄湖之烏程東南轄桐
鄉北則轄於吳江爲江浙商旅通津停橈屢遭盜劫因

地介兩省捕緝最難諸生張弘祚因弟被盜劫殺三年
拖累未獲真盜遂條議上之王大中丞畧云地轄三縣
巡緝維艱卽飭民擊柝亦始勤而終怠將設柵河中波
流急而難久莫如於馬頭空地給之官價以開池面照
杭州松木塲潭子式使商賈泊舟其內撥兵防守復設
木柵爲禦亦弭盜之一策也中丞公下其議以秀令去
任不果行

鄉會試全作五經題二十三首者不准謄錄成例也故明
崇禎壬午科嘉興譚元孩貞良以五經中順天鄉試至
國朝康熙壬午科桐鄉俞馭世長策以五經 特旨

授舉人嗣後以五經掄魁者秀水則張卓人起文嘉善
則孫頌年霖嘉興則錢士敬羣平湖則胡近顏馬堪桐
鄉則朱丹宸向中自明迄今一郡僅七人而已至頌年
有五經文一千五百首行世更不少概見聖府孔公毓
圻爲撰梅川五經堂記以褒其文行云